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瞿

宣穎題



漢壽易順鼎先生著
東莞張江裁纂

哭庵賞菊詩

天津題元體

紅顏自古慕才名
二十年前載酒情
今日城南覓歌舞
寒鴉流水不分明

絕妙甘為切婦
辭羅癡易哭
我因時亦
知身後難收拾
頓盡風流幾首詩

次漢披集易哭
梨園詩若干首
刊之以備樂部之掌故
且紀名流之韻
事為為敘文歷錄
未就以詩代之

甲戌十月朔
江東楊雲史

久違此念也。為哭尸梨園詩叙
文我與哭尸能為長者行而意氣晚略
不拘形跡民袖反親見其清狂顛放盡
情於醇酒婦人故世無為之或謂舊道為之惟此叙宜用
六朝小品業墨方稱年來體文字氣感
言粗不淡能作芋栗生活而於言物減小
更覺倒網孩兒故不敢落筆但題小詩
兩絕而已專此郵奉

次溪仁弟著席

雲史助

十月四日

哭庵賞菊詩

漢壽易順鼎哭庵譔

東莞張江裁次溪纂

賈郎曲

廣陵一片繁華土不重生男重生女碧玉何妨出小家黃金大
半銷歌舞昔年我亦踏香塵十里紅樓遍訪春依然廿四橋頭
路不見三千殿脚人蕃釐地媼真奇慧別產瓊花收間氣幻出
秦青楊白華開成魏紫姚黃卉問姓紅樓舊世家問名雲上玉
無瑕二分占盡司勛月一抹生成定子霞髻年便證明僮果未
向茵飄先溷墮小史真如日在東詩人欲賦風懷左吹臺登罷
又明湖佼好人人說子都緱嶺月明看控鶴高唐風氣爲絲駒
京國從來盛游衍櫻桃萬樹櫻桃館百戲魚龍鏡檻開五陵鶯
燕華人滿賈郎初到未知名一曲登場萬衆驚妃子能空六宮

色念奴解作九天聲一時觀者皆傾倒萬口同聲聽叫好壓倒
豐臺芍藥花休言晉國靈芝草紅氍毹上湧華鬢此寶乾坤不
敢慳大千秋色憑眉奪五萬春魂借體還紅梅閣唱西柳曲艷
鬼來時萬燈綠落雁沉魚避笑顰女龍雌鳳傳歌哭香車寶馬
帝城春都爲來看賈璧雲菊部諸郎空黯澹椒房七貴致殷勤
從來一部婁羅歷歌舞酣時國將畢豈意羊車看璧人已悲鳳
闕遷金秋移宮換羽亦傷神蕭瑟還爲去國人解珮多時留夏
口履珠昨日到春申滬濱遍吸人間電賈郎一到開生面驚起
鴛鴦卅六雙擲盡鷹蚨三百萬王面金錢月萬元歌臺聲價試
評論名高始信優伶貴祿薄誰求總統尊瑤光奪壻堪愁煞堆
滿車中是羅帕花裡秦宮豈願生路旁衛玠還妨殺我友羅君
曾告余賈郎內行有誰如眉梨老父長豐膳椎髻閨人祇儉梳

丹青酷嗜還成癖，竟日相依惟筆墨。書罷常教茜袖烏客來，忘却朱唇黑冶遊。聞更却親藩桃李，冰霜孰敢干拂衣。不顧沈沈者，辭輦眞成望望然。昨觀所畫羅君箏山水，蕭疎得師法協律。難逢漢武皇，濡毫且擬張文達。賈郎喜臨南皮張相國畫京師我見梅蘭芳，嬌嫩眞如好女郎。珠喉宛轉繞梁曲，玉貌娉婷絕世妝。誰知艷質爭嬌寵，賈郎似蜀梅郎隴。尤物同銷萬古魂，天公不斷多情種。卅載春明感夢華，祇今霜鬢客天涯。還傾桑海十行淚，來寫優曇一朵花。

秋日詣天琴適留垓先至既而補松散原亦至天琴邀飲酒樓召素雲說京華舊事因作長歌一首留垓先和余繼和之天風吹我來春申，酒人青骨難成神。第六泉邊過重九，悲秋情味如傷春。狂呼笛家速車子，此輩亦是金仙人。剪鶉奈逢天帝

醉解貂且飲周郎醇樊先久作春申客招我詩壇分片席我如
患癘患頭風日賴杜詩與陳檄楊侯歧路悲楊朱邇來著論成
潛夫欲爲金源修野史時學玉川携一奴吳兄忽復抱書至恍
似盧敖逢若士陳兄亦自車窗來滿座漢書兼史記五人狂走
踏清秋李白休言不稱意塊壘都填木石腸樓臺不碍金銀氣
去年我宦高雷陽嶺外東坡祇自傷道觀新居無白鶴陰祠兩
度祀黃羊豈意長星勸杯酒先驚妖孛羅旗槍小臣幸已拋邊
節天子旋聞下御牀知北游與圖南息吹簫賣藥無人識昨者
還從日下來當年曾扈關中蹕會盟早誓侯八百賢聖空聞君
六七宜春殿裏鶯不飛延秋門上烏仍集禾黍空看玉馬頻棘
荆總傍銅駝密四十萬人齊解甲三百餘年俱隸籍南人笑我
不歸南北人怪我思歸北來雲北去已經秋海雪南還纔幾日

檢書束裝又將發自怪行縱何亟亟東籬菊花解笑人西山薇

厥難充食海內詩王一鏡烟

天琴別號

未空文字與語言平生忠愛

追臣甫近日歌行壓樂天吳陳楊並成蟠叟難得相携共杯酒
枋得都堪值一錢文山何恨逢陽九獨有琴書去國身空銜干
戚刑天口到此惟思張椽言千秋萬歲皆身後主人標格真斜
川蓮社况喜多高賢賈郎不至朱郎至未輸顧柳陪龔錢詩界
迴超吳駿老舊人偏遇李龜年酒樓記取春申浦坐客都城庚
子山

連日與天琴補松散原留垞今雅招朱賈兩酒糾小飲因和

天琴三疊前韻

酒徒幾輩別修門骨可成神愧子文欲補丹青重九日更添素

碧一雙雲

朱名素雲
賈名碧雲

竹絲爲我供陶寫瓜豆從人說剖分還似

櫻桃斜畔路滿天花雨乍逢君

賈郎爲余與樊山置酒即席和樊山韻

明月高樓又幾回三生面要重開圖宜水繪其年畫妝異豐

臺大可催天下二分真豔色

賈郎揚州人

地球第一此驚才

滬上謂賈郎色

藝爲寰球第一

紫雲親勸狂奴酒應勝長星勸帝杯

連日觀女伶王克琴及賈璧雲小金娃諸郎演秦腔頗極聲色之勝賈之色勝於聲金之聲勝於色王則兼擅勝場余徵歌垂四十年不圖歷劫餘生猶見此豸不自悲轉自慰也因賦一律以志吾幸

千燈如電照恒河來聽秦聲絳樹歌替月圓姿驚蜀主遏雲哀曲比韓娥皺來池水干何事飛落梁塵有幾多難得天留珠劍在劫餘光氣不銷磨

和樊山天仙三女伶詩原韵

一朶鞞紅是國魂
天留婪尾殿餘春
龍館漫開如意飛
燕妝還倚太真梨
似哀家聲浪脆桃
爲息國臉霞新
娶來我若爲天子
值得多蒙幾度塵

王克琴

命帶桃花又帶愁
等閒風月度春秋
容顏未覺雞皮老
身世甘隨鬪僧休
紅淚有時還清枕
絳眉無意再名樓
誰生絕代蛾眉感
猿臂將軍亦不侯

林黛玉

落梅江上飲香茗
六載眉峰比舊青
身似金仙辭落月
眸如玉女亦明星
鸞綃早博三千匹
驍箭還贏一萬零
莫把後庭花再唱
有人惆悵隔江聽

王寶寶

偕樊山觀小達子小金娃演回荊州小如意演鎖雲囊因分

咏二首

蟻磯他日感啼鵲英氣千秋尙慄然強敵正爭三足鼎仇人先

作並頭蓮

即用劇文原句

君臣假虎離山日夫婦如魚得水年大耳也

同重耳樣齊姜遺恨古今憐

回荊州

緣撞舞劍捷無倫飛燕驚鴻一美人梁上不慚君子號帳中已

換女兒身刀如雪白燈如電囊鎖雲香鏡鎖春應是公孫傳弟

子杜陵觀罷黯傷神

鎖雲囊

觀劇詩四首

男伶一女伶三皆今在滬上哭庵所歎爲希有者

二分秋占揚州月五萬春留瞻部花天地寂寥吾老矣不知此

時屬誰家

賈璧雲揚州人滬上稱其色藝第一

留得金剛不壞身東坡惆悵覓餘春喉銷骨兼眉語知是天仙

是化人

林黛玉滬上名妓有四大金剛之稱今惟渠尙在

津門尤物說王楊素女爲師態萬方海上名花都減色始知北

勝壓強南

王克琴天津人與楊翠喜齊名而色出其上真尤物也

歌舞江山感舊遊紅氍毹上再回眸衣裳金縷都零落我亦銷

魂賦杜秋

王寶寶五六年前漢上驚爲絕技今亦過時矣

聽譚伶小叫天演白帝城劇感賦一首

何人痛哭唱獠亭此是先朝第一伶地本不祥名白帝曲真恰
好寫黃庭永安遺恨從頭訴正始餘音側耳聽太息憤兵徒誤
漢關張無命並無靈

仿蘇曾乞題捧硯圖爲歌郎姚佩蘭作也今又與姚相值於
滬上再乞賦詩戲贈一首

赤鳳依然青兕逢昔時捧硯意惺忪姚黃芍藥驕飛燕樊素櫻
姚妒季龍北渚有蘭宜楚客東坡以玉比吳儂

姚吳人

瑤光奪堦

須留意海上眉仙第幾峰

觀王克琴演遺翠花劇戲賦

屈作青衣太平紅娘操縱一鶯鶯書生未必皆皮厚

克琴道白云讀

書人臉皮厚一語令人絕倒

騷客居然獨目成顏色照人花富貴語言出口

雪聰明男兒漫詡黃金膝倘得卿憐膝亦輕

天琴見示乙庵和天琴韻近作二首又謝余相召觀劇病不能出五首因和近作二首韻答之

詒我瑤華一窠盈向來心迹本雙清夜燈太乙陪中壘晨宿長

庚對啟明

謂天琴乙庵

工部豈期身後重司勛猶戀掌中輕山頭雀

與橋邊鶴寒歲蒼茫共此情

自笑新來典肅霜三千丈髮比愁長兩番任飲屠蘇酒

新舊歷兩元日

一味惟思般若湯雪水性寒茶更雋月泉老人句都香樂全禪

伯渾無事掣電機鋒爾許忙

和天琴再觀琴客演劇韻二首

夜夜明燈照萬釘客歸無巷不驚龐

漢書稱

十萬樊山

謝要題詩六百雙

朱竹垞詩思將謝女題詩筆畫作輕鸞六百雙

玉貌真同

圓月艷珠喉况有遏雲腔偷桃我學東方朔幾度窺環向綺窗
聞道層城黯壁釘守桃阿母狼如厖年剛鳳柱二十五夢化鴛
梁卅六雙價本重同和氏產調高恰配郢人腔

謂天琴也

何由携汝

空山裡讀易梅邊坐小窗

朱郎曲和樊山韻贈歌郎朱幼芬即送其歸北

我昔遊春醉無限燕臺遍識群花面迷香從不履平康惟有歌

郎徵逐慣春官稍稌幾東風薦禰無人似孔融却看梨園喧狀

榜寫來花榜榜花紅霞芬雙鳳如昆弟各向金堂自棲憩狀元

榜眼屬兩郎與我追隨結深契霞郎秀絕鳳郎嬌兩朶國花爲

近侍舞臺雙演蕩湖船香車屢約天寧寺別有如秋及紫雲問
年略長亦相親此皆光緒初元事卅七年來化夢痕霞郎格標
雲霞置射雀乘龍旋作壻鳳郎色衰逐與儻寵燕嬌鶯不如婢
一時多少寧馨兒齊向花前著舞衣月皆十四十五夜人盡十
八十九時遊絲十丈天風絆身作天邊勞與燕眉頭秋色滿大
千夢裡春花迷五萬連番物換復星移消瘦東陽減帶圍紅燭
照顏年少去青山如夢舊遊非十年六度看花榜悵別修門獨
長往全拋玉雪幾家兒自作金風一亭長愛晚霞頻獨自看買
春雨供何人賞懺綺先刪小史詩參禪祇聽高僧講紫陌重來
聽管絃如花似水感流年瑤空底事罡風惡吹墮芙蓉七寶冠
紫雲久不操歌曲如秋墓上櫻桃熟愴絕霞郎亦古人尺波隙
駟浮生蹙韓潭第幾小朱門憑弔霞郎不返魂寡婦離鸞彈怨

曲諸孤雛鳳繼清塵小霞小芬並美秀更有佳壻稱梅雲梅雲
亦復冠花榜櫻雨時來伴酒尊人世光陰真轉燭小者幼芬復
如玉都誇芝醴有根源誰道英靈非嶽瀆夢華回首說東京兩
世清歌一世聽曾向紅氍看幾度恍從絳樹譜雙聲昔見幼芬
汝黃口今見幼芬吾白首花尙依然崔護桃樹猶見此桓溫柳
燕市吳淞兩地逢舊遊棖觸一生中虎生豹子非凡品鶴立雞
群有父風世族兒孫多不肖名門罕見箕裘紹最難慘綠是佳
兒大半雕青成惡少鞠部居然有世家蘭階何況皆英妙生子
當如孫仲謀呼祖何妨李存孝滄桑變後訪歌場金秋銅駝事
可傷百千萬劫此殘劫二十五郎餘幾郎鼠兒年又鼠兒月新
劇江寧鄂州血江寧鄂州血皆青衫旦曲已罕聽青衫客淚還

重說名篇且復和今非

樊山別號

無奈天涯又別離不知今夕是何

夕似說歸期已有期

萬古愁曲爲歌郎梅蘭芳作

一笑萬古春一啼萬古秋古來有此佳人不君不見古來之佳
人或宜嘖不宜喜或宜喜不宜嘖或能顰不能笑或能笑不能
顰天公欲斷詩人魂欲使萬古秋欲使萬古春於是召女媧命
伶倫呼精精空空攝小小真真盡取古來佳人珠啼玉笑之全
神化爲今日歌臺梅郎蘭芳之色身天樂園在鮮魚口我爲蘭
芳輒東走香風吹下錦氍毹恍飲周郎信陵酒我見蘭芳啼兮
疑爾是梨花帶雨之楊妃我見蘭芳笑兮疑爾是烽火驪山之
褒后我覩蘭芳之色兮如唐堯見姑射窅然喪其萬乘焉我聽
蘭芳之歌兮如秦穆聞鈞天耳聾何止三日久此時觀者臺下
百千萬我能知其心中十八九男子皆欲娶蘭芳以爲妻女子

皆欲嫁蘭芳以爲婦本來尤物能移人何止寰中歎希有正如
唐殿之蓮花又似漢宮之人柳宜爲則天充面首莫教攀折他
人手吁嗟乎謂天地而無情兮何以使爾如此美且妍謂天地
而有情兮何使我如此老且醜蘭芳蘭芳人人知汝梅蘭芳
豈知爾祖爲梅芳或如拿破侖第一更有拿破侖第二勿令林
和靖成獨要使林和靖成雙爾祖先朝第一伶內廷供奉留芳
馨兒童亦稱大老板天子親呼胖巧齡豈惟艷色擅歌舞俠蹟
流傳不勝數數千餘金券屢焚七十二家火待舉我見爾祖出
葬時多少邦人淚如雨文宗皇帝之末年我父上計來幽燕當
時海內憂患亟書生痛哭空箋天傭書典衣一寒士聲伎頗滿
文山前能同歌哭惟爾祖亦如畢秋帆遇李桂官爾祖之師羅
景福對於吾父心拳拳每云易老爺乃非常人能教此子以正

不僅深愛憐吾父忽復幡然折節講學屏聲色移居蕭寺遂與
爾祖割愛絕往還德宗皇帝之初季我向幽燕又上計爾祖才
如卅許人我年甫過二九歲不知當時蘭芳之父墮地業已十
餘齡豈料今日乃與蘭芳論交兩三世正月二月百花生東風
如虎吹王城考舊聞於日下憶夢餘於春明記殘淚於金臺錄
夢華於東京我亦嘗呼明僮召神嬰集舞燕招歌鶯如意館沈
香亭櫻桃斜畔櫻桃熟胭脂坡上胭脂盈或白虎鼓瑟或蒼龍
吹笙或金魚換酒或銀甲彈箏夢境堪追憶人才可品評孟如
秋朱愛雲蔣雙鳳王爵卿顧玉仙孫梅雲陳鴻喜果香菱雖有
蘭芳之色而無蘭芳之聲紫雲紫仙有聲而無色乃知非有九
天聲傾國色不能飲此萬古第一之香名蘭芳蘭芳爾年二十
餘顏色真好姣我年五十餘容貌已枯槁且莫歎枯槁昔日故

人皆宿草且莫悲宿草今日天荒兼地老我如薊子訓撫銅駝
又似丁令威返華表玉馬朝周宋國人金仙辭漢咸陽道南內
無人泣杜鵑西臺何處招朱鳥道家龍漢換開明杜老龜年話
天寶去年我見賈璧雲衛玠璧人當代少去年我見朱幼芬宗
之玉樹臨風皎今見梅蘭芳使我更傾倒使我哀賢才思窈窕
坐對眞成被花惱猶憶爾祖之楹聯幾生修到梅花何所獨無
芳草茫茫三十七年間影事前塵如電掃嗟我生平喜少不喜
老恨壽不恨夭未見蘭芳兮自恨我生死太遲既見蘭芳兮又
幸我生死未早蘭芳蘭芳兮爾不合一笑萬古春一啼萬古秋
爾不合使天下二分明月皆在爾之眉頭爾不合使天下四大
海水皆在爾之雙眸爾不合使西子王嬙文君息媯皆在爾之
玉貌爾不合使韓娥秦青甯姐車子皆在爾之珠喉爾不合破

壞我之自由爾不合使我回腸盪氣無時休吾將與爾北登恒
嶽東觀之罟西上峨眉南入羅浮追黃帝於襄城之野叫虞舜
於蒼梧之陬索高辛於有娥之臺招周穆於無熱之邱枕不必
洛妃留香不必韓壽偷使常娥棄后羿使織女辭牽牛丁歌甲
舞兮崑崙醉翠暖珠香兮瞻部遊照影於恒河老死於溫柔含
笑於神州蘭芳蘭芳吾無以名爾兮名爾曰萬古愁

讀樊山後數斗血歌作後歌

無真性情者不能讀我詩我詩得失我非不自知時至今日身
之得失且勿計尙何計及詩之得失爲我詩本來又非詩我詩
乃合屈原莊周而爲之我詩皆我之面目我詩皆我之歌哭我
不能學他人日戴假面如牽猴又不能學他人佯歌僞哭如俳
優又不能學他人欲歌不敢歌欲哭不敢哭若有一物塞其喉

歌又恐被人謗哭又恐招尤此名詩界之詩囚時至今日世界已無界一切界說皆破壞豈復尙有詩界能存在若謂我詩凌亂放恣不得謂之詩是必欲盡今天下人欲歌不敢歌欲哭不敢哭如曹蜍李志而後快其人眼光毋乃隘此名詩界之詩械嗟我不思兩廡之特豚豈尙欲與蘇李曹陸陶謝李杜來爭墩諸君此時猶斤斤分唐與分宋真唐真宋復何用真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嗟我作詩未下筆以前胸中本有無數古人之精魂及其下筆時無數古人早爲我所吞此時胸中已無一二之古人此時胸中豈復尙有一二之今人他人下筆動作千秋想我下筆時早視千秋萬歲如埃塵他人下筆皆欲人贊好我下筆時早拚人嘲人罵不畏天變兼人言蕭統小兒詎解事趙陀大長聊稱尊陶弘景云山中何所有山中多白雲祇可自怡悅

不堪持贈君我之詩即我之白雲自舒自卷長氤氳陶元亮云
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我之詩卽我之桃花源世上無人能
問津樊山述他人語云我詩數斗血歌下者淺者不能作高者
深者不屑作我亦不知如何爲高如何爲深高者何人深者何
人我自作詩何預他人事且自大嚼兮過我之屠門邊持布鼓
兮過人之雷門樊山又有詩謂我貪財好色不怕死謂我好色
不怕死誠哉乃我之知己不知貪財何所指他人視財如性命
傾身障簾家家是我無一錢人共知展轉溝壑將餓死典衣買
醉尙揮金未向陶胡奴乞米人言樊山頗多財我亦未假蓋於
彼不知人貪抑我貪此語一笑置之斯可矣又謂我詩拉雜復
鄙俚我詩拉雜誠有之果何句俚何句鄙我詩雖惡人難學似
我者病學我死強學我者必至鄙俚而後已若以貪財鄙俚四

字妄加人正恐出乎爾者反乎爾樊山又謂京師十一女伶我所誇我之好色乃好鳩槃茶顧五亦謂我看到人間鼓子花樊山顧五並未見此十一女伶面豈有不采輿論不考聲價又未見其一面而以武斷專制來相加然則如賈璧雲王克琴亦皆我所好之色樊山屢作歌詠相褒嘉可見我好之色並非鳩槃茶何以未見者則不表同情已見者又表同情耶憶昔懶殘云那有工夫爲俗人拭涕此語自來頗難解不知拭涕者即懶殘自拭俗人者即懶殘自謂懶殘尙無工夫爲自己拭涕哭庵豈有工夫與他人置喙樊山先生非他人我姑與之一遊戲而且樊山先生愛我深我方流涕感其意笑矣乎他人以東風吹我之馬耳我以目光出他人之牛背

癸丑年本事詩除夕作

孫一清家作端午五色綵絲纏角黍雄黃酒異白蛇妖

雷峯塔

故事牡丹花兼黛螺嫵此時無家勝有家一室乾爺對乾女傳奇

踪杳黑白衛歇後語惜紅黃牡

余作女伶詩以孫一清比紅黃牡丹小香水綠牡丹小菊芬紅

牡丹小香水家作中秋疑到廣寒宮裏游嫦娥亦稱詩弟子天女

能陪老比丘露脚斜飛濕寒兔畫屏無睡待牽牛

集成

吳質公

然絕香蟲倚桂樹杜陵暫免思鄜州今夕何夕一年畢小菊芬

家作除夕親輦梅花贈菊花奇香冷艷俱無匹佳人絕代本無

雙才子當今慚第一

菊芬之父對許養田張致和諸君稱余爲天下第一才子

天津銀魚白

如雪清苑醬菜甜勝蜜主人長齋客飽啖不用椒盤傷白石我

如漁父善探幽又似飛仙能絕迹曾問桃源兩度津更上蓮峯

萬仞壁

孫一清小香水家皆閉門謝客小菊芬家則更無能問津者

何須乞食到墦間乞食

歌姬院一年貪看公孫劍器舞屢拋玉局畫叉錢月斜仙掌銷

魂路春到華鬢忉利天恨不早從花下死釀金定葬柳屯田

余今春入都最賞女伶孫一清夏秋間忽隱去近乃知已歸
一佳公子適如余所願也賦詩志慰兼志佳話

平原濁世本翩翩彷彿喬家始嫁年得李藥師紅拂塔異喬補

闕綠珠篇花鍾國色開三月

在舞臺極盛時間僅三數月余曾以牡丹比之

人帶歌聲

上九天

元微之贈念奴詩云飛上九天歌一聲

鄉里本同蘇小小

一清杭產

更教佳話

勝圓圓

梅魂歌

瘦公和余國花行云梅魂已屬馮家有既非事實論者多不以爲然瘦公亦自悔之余乃戲作此篇浮瘦公一大白也

千古以來之名花惟有菊花屬陶家梅花屬林家此外諸花皆
非一家所能有豈非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耶可知天下之
尤物即是天下之公物私尤物者災將及公尤物者福可必諸
侯殃在寶珠玉匹夫罪坐懷尺璧惟有以菊屬陶梅屬林此乃

古今輿論全數贊成不僅三分之二來出席菊花何以能屬陶以陶咏菊之詩亦與菊品同其高梅花何以能屬林以林咏梅之詩亦與梅意同其深然而古今輿論勸進表雖上陶家林家仍復東向三讓南向又再讓有德居之尙不敢無德居之豈非妄元亮君復皆不敢自私若謂吾之咏菊詩吾之咏梅詩乃是代表古今天下人民心理而爲之若專屬我則謹辭譬如議院推舉一總統此議員者不過代表全國人民以示護與擁豈能謂此總統乃我一人捧菊魂我今且勿論請論數千年來之梅魂數千年來之梅魂乃在梅郎蘭芳之一身哭庵亦復代表全國之人民來爲梅魂梅影傳其真然則廿四世紀以前之梅魂已失林家和靖守廿四世紀現在之梅魂已入易家哭庵手哭庵又何敢自負不過梅魂一走狗吾友瘦公乃云梅魂已屬馮

家有此語頗遭人擊掊馮家馮家果何人不過與我同爲梅魂
效奔走質之馮家固不受詰之瘦公亦引咎梅花萬古清潔魂
豈畏世間塵與垢何傷於日月乎能損其冰雪否謗我則可謗
佛則不可此語出自婁須先生吾老友白璧之瑕梅本無白圭
之玷瘦實有唐突恐傷西子心慎言宜戒南容口請罰瘦公酒
數斗更罰瘦公再作梅魂之詩一百首瘦公昨和我詩勸我作
詩先自剖我今以盾刺矛亦勸瘦公作詩先自剖

婁須先生
爽召南也

本事五首和無竟韻與原詩本事絕不同也

重帷真下莫愁堂豈學沉箱杜十娘

鑒於十娘事年已二十餘
未肯字人其演怒沉百寶

箱能使觀者
萬人皆泣

霞亦鋪開來比艷雲都遏住不能忙生成烈性貞

兼孝負盡瓌姿色與香

似此絕色奇香竟以女
兒身銷却真可哭也

難解天公何命

意僅教舞榭現紅妝

哭盒此十四字抵得一篇天問吟至此處
不覺擊碎唾壺可謂真宰土訴天應泣矣

小菊芬

明眸巧笑太銷魂惹我情天著夢痕雙頰更教渦解語

古人但言雙眉

解語雙雙
此姝雙渦亦復解語不知

一身願以口全吞

哭愈量最大非長身玉立如此姝者未易滿量

也

心情白似冰姑射光艷紅於火陸渾放誕風流偏冷俠墜鞭

未易許王孫 金玉蘭

不顰笑有笑顰妍芍藥烘晴罩瑞煙柔語已消千種意狂香曾

破幾回禪玉防詞令連環解珠怕心思九曲穿欲上眉樓還却

步麩聲難學石齋眠 花元春

羊車衛玠舞臺看費盡柔腸女兒鸞春色大千歸北勝花魁第

一出南安樓東聲價珠千斛月下丰姿玉一盤十二瑤臺方稱

汝更添二十四闌干 梅蘭芳

閒問龜年訪野狐近來佼好數馮都龍宮輻重宜千乘鶴監衣

裳定五銖海上相逢憐我老花前醉倒賴卿扶碧雲日暮無窮
思寫寄江南作畫圖 賈璧雲

偶對樊山句

海上三雲青碧素

樊山去年唱和句指張雲青賈璧朱素雲也張雲青即一盞燈

胸中四影

菊蘭梅

此余近日對樊山句謂小菊芬小菊處金玉蘭梅蘭芳也

全憑一部伶官傳陶寫生

平樂與哀

和嚙威本事四首韻本事仍不同也

出塞昭君怨畫工我詩遣唱少玲瓏

白香山詩云莫遣玲瓏唱我詩謂歌女商玲瓏也

洛妃韞小真乘霧趙后裙輕莫倚風臨去秋波無限綠動人春

色不多紅

往營口之先一日演

醫閩東望堪腸斷不獨天空水

亦空

冷朝陽送紅線詩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真同此情景

小菊處

杜老重逢黃四娘舞衫歌扇又登場

謂近日訪樊山事

夜深忽夢少年

事已落猶留半面妝

集成句

琴操解尋蘇學士劍鋒不畏賈平章

誰教虎齒猶簪勝周穆忙來漢武忙

賽金花

驪山馬嵬賦閒情甘願蒙塵與召兵一朶牡丹猶比豔兩朝菊

部少齊名黃河詩賭雙鬢唱白石詞添鬲指聲昨夢低頭隨七

貴榴裙顏色更鮮明

樊山贈克琴詩云榴裙籠罩知多少七貴

得多蒙幾度塵此詩起句用

王克琴

問年尙小殿花神婪尾天留最後春鎖骨安傳菩薩相珠喉知

是女兒身

凡聞歌聲即可知其爲童女與否元微之謂念奴飛

是微之不解聲也一清歌喉宛然童女以名盛被謗故爲辨之

娶妻願執償文叔都中有娶妻當得孫一清

之修史冤宜辨太真隨園詩唐書新舊分明在那

底事京塵留

我住不携二妙上春申

兼謂梅

孫一清

小香水歌

小香水女伶名也義州趙氏女字曰瓊雲明慧善歌演椰子青衣兼鬚生爲京師梨園第一

昔者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魚聞之匿影而深潛鳥聞之高飛
而不下百靈來朝萬籟皆啞惟有大月當空銀漢瀉照見水底
鱗屋龍堂之萬瓦昔者成連鼓琴於滄海之坳空山無人石嶠
嶢忽焉海水起立魚龍怒號木葉盡落星斗動搖鳥獸悲嗥神
鬼遁逃不聞琴聲兮但聞天風與海濤匹婦含冤六月飛雪庶
女仰天雷電下擊精誠出聲音可以貫金石此事古人獨稱絕
後來何人能奪席長白遼瀋醫巫閭海環山抱何鬱紆二百餘
載好家居帝王卿相爭扶輿一朝王氣消無餘留一巾幗勝彼
十萬眉與鬢况攷二百餘載一朝之豔史僅有男伶數四絕無
女伶一二可屈指直至亡國時見汝小香水天公生此女伶第
一之人才欲令殿此中國廿四之世紀有美一人芳蘭竟體乘
犢車入燕市發珠吭啓玉齒引商刻羽含宮嚼徵曼聲似韓娥

潛氣類車子時而如抗兮其聲乃在九天上時而如墜兮其聲
乃在九淵底既上入九天下入九淵兮又將字字聲聲打入人
人心坎裏日爲之留雲爲之止觀者萬人忽然爲之悲忽然爲
之喜萬人語聲何喧闐一聞歌聲寂無似小寂一時復大喧乃
是喝采之聲欲震屋瓦使飛起萬人之聲不能敵一人之聲萬
聲已終兮一人之聲猶復上穿九天下穿九淵繚繞轉換百折
千回而未已嗟爾中和園危險將無比梁塵盡落恐梁傾屋瓦
皆飛愁屋圯君不見天上三十有三天二十八宿羅星躔青龍
在東方弄珠爲戲殊癡頑白虎在西方以人爲食何貪殘朱鳥
在南方文采燦爛徒美觀玄武在北方縮首入脰行蹒跚玉皇
深居高拱於紫垣犬聲唁唁守九關鈞天宴罷俱酩酊顏相與鼯
睡十萬年下界億兆民豈無痾與瘵其聲如蠅蚊不得達帝前

自有小香水玉皇魂夢不得安豈惟魂夢不得安且聚萬古女
龍雌鳳不平枉死之嬋娟日託香水來鳴冤玉皇決計遷都避
香水似聞昨日大開會議忙千官中有一人能畫策叩頭陳詞
玉階側欲令香水歌不哀當令香水笑無絕然而黃金高如山
香水之笑十二萬年不可得玉皇宮中日愁疾吁嗟香水何不
一笑兮雖使三千粉黛無顏色却使大千世界皆春色人生三
萬六千場世界一百二十國得汝一笑永無疾病與災厄玉皇
大樂且復普賜下界人民壽一秩

悼女伶金玉蘭二首

舞臺祇許拜驚鴻曲巷何曾惹繫驄生不肯行神女雨死應化
作美人虹綠珠此日樓真墜藍玉前朝獄頗同甘殉癡情隨豔

鬼紅梅閣與紫霞宮

皆戲劇名也余有句云情癡豔鬼願同墳即因此而作今竟成矣詩識矣

莫向銅街戀軟塵桃花血肉一堆新天原不肯生尤物世竟公然殺美人玉碎定非真宰意璧完猶是女兒身金輪瑣骨俱長壽獨遣秋墳唱采春

瘦公以金伶他信作詩告余而余適得友人書言金伶固在天津演劇也因和瘦韻以正京師各報之誤並他信之不確聞道津門勝薊門繞梁震瓦正爭喧誰傳俠女冤三字誤使書生叩九關感事詩難刪絕唱憐才淚尙帶微溫不妨破涕還成

笑重向情天著夢痕

余前爲金伶作本事詩有
惹我情天著夢痕之句

和友人以金伶無恙相慰詩二首各用元韻

甫悼亡餘又告存青蠅幸免弔虞翻人真似月能生魄詩亦如香可返魂造命文章原得力憐才涕淚已留痕何時一見樊通

德擁髻悽然與細論

感君佳什比陽春慰友憐才意並真救月禮從前聖重護花心
到晚年純事應奇過還魂女情莫深於學道人明日海棠知更
豔綠章一奏已通神

和陳叔伊詩人謝余贈梅伶蘭芳小影

僥倖中央種一株

白香山詩何不中央種一株

平生快事勝嗚呼

余自著有嗚呼小說

即今我輩談車子往日賢兄望達夫

令兄木庵先生嘗贈詩以高適期許

岱閣斜

街猶戀芍亭林隨筆未離菰何時得共依花坐麈尾旁邊玉唾壺

和陳翼牟主事見慰孫金二女伶音耗

早師南嶽奉華存香海蓮花浪不翻青鳥尙傳仙使信白虹豈

化美人魂

孫伶亡去之日尙有書別余金伶被禍之說聞係天民報所載余尙未之見

但期玉碎成

譚語更望珠還拭淚痕多謝良朋相慰意幾時尊酒得同論

巧遇森玉海平得入菊處滿堂兩女伶之室賦謝二首

舞臺對面比雲霄豈意妝臺傍翠翹絳樹雙聲原耳熟紫雲一

笑更魂銷玉驄客似逢三俠

彷彿虬髯李靖紅拂三人相逢光景

銅雀春猶鎖二

喬

不肯輕見一人與鎖無異

阿母福濃儂福薄

笑謂其母云阿姥大好福氣但我輩無福耳

此生

無分作文簫

桃花潭水此情深把臂良朋許入林敢謂三生同片石也知一

刻抵千金笑顰雙絕卿眉語問答都乖我口暗

神思飛越對阿母幾失詞妝

閣得窺非幸事祇教添賺斷腸吟

觀梅蘭芳演雁門關劇

萬人來看笑啼妍空巷傾城六月天縞袂仙人疑綠萼

著白衫紅

妝貴主號青蓮

劇本中公主號

紫雲而後音誰繼

光緒初余伶紫雲爲青衣旦第一三十年

來始又見蘭芳也

赤日之中暑亦蠲

時盛暑如熾觀劇者千餘馮幼偉

郭逋仙婁休莫黃秋岳羅瘦公謝蘇生我固應喚作國花顛

於余

蘭芳有國
花之目

頤陔和余塵字韻蓋猶未知金伶被禍爲誤轉因和韻告之
環肥燕瘦盡成塵詎免先生白髮新正以無鳩傷一國遂將有
虎誤三人黃金枉費憐才淚

張玉田詞黃金
鑄出相思淚

碧玉終留待字身

亟謝良朋仍壯語天公原爲我回春

七月十九日紀事

秋波占斷人間秋流雲遏回天上流癸丑七月十九日請歌一
曲回荊州義州女郎小香水能作秦聲妙無比一歌子野喚奈
何一歌瑯邪願爲死向來慣演孫夫人今日還呈絕化身演趙
雲者小菊芬演劉備者明月珍子龍身手原無敵先主鬚眉亦
罕倫玉帳刀光驚雪亮戎裝侍女環相向剛猛生成大帝風莊

嚴顯出天人樣華鬢瓊瑤湧諸天翠羽明璫望儼然強敵欲爭
三足鼎仇人翻做並頭蓮甯知大耳同重耳季隗齊姜總棄捐
夫婦方如魚得水君臣已似虎離山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
歸蜀道難郎似蜀君啼杜宇妾如齊女化哀蟬吞吳相枉留遺
恨思蜀兒偏樂此間珠喉字字聽吞吐車子秦青誰比數淒涼
遠勝琵琶行瀏亮真同劍器舞一曲清歌淚萬行誰知別有傷
心處唐殿歌殘是尾聲伊州舞錯因眉語憐卿憐我共無憻家
國平生恨未消靈澤祠前曾酌酒公安浦口屢停橈生憎燕國
丁沽水即是蠓磯子午湖蕭郎看劇潛收涕本異劉郎是夫婿
劉郎不看看蕭郎側面回身暗相對四目相看閱片時兩心互
照盟千禩心死莊周亦可哀目成正則難爲繼但聽珠爲一一
聲寧知珠是雙雙淚珠淚瑩然皆上光玉顏愴絕心中事眼前

汝玉山行

姚佩蘭兄弟

朱梅瑜亮不爭差爭說桐琴

幼芬字

與畹華

蘭芳字

難得都嫻

刀馬劇桃花馬上兩桃花

朱幼芬演桃花
梅蘭芳演梨花

韓潭夜靜拂檀槽彈出金臺月正高不見桐仙猶見汝州年淚

滿鬱輪袍

唐采芝彈琵琶
伶惟桐仙琵琶擅名今尙在

劍器歌成自愴神少陵豈獨惜餘春甯知天地英雄氣剩付何

戡一輩人

王瑤卿鳳卿演
兒女英雄傳

能唱耆卿絕妙詞曉風殘月恰逢伊不論木石還冰玉如此吳

兒定可兒

石曼君

營口當年女狀元倭俄戰日豔名喧都將遼海風雲色帶到枇

杷花底門

金秀卿

兩度相逢彭月樓長身玉立信風流元都今日劉郎老便見桃

花也合休 彭月樓

唐賢韻事宋賢摹乞愛卿如乞鏡湖本屬閒人無待乞愛卿可

似鏡湖無

花愛卿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

以梅伶蘭芳小影寄樊山石遺媵詩索和

京國珍叢第一株秦宮花底若堪呼欲題洛下君王后却寄江

南士大夫

樊山詩有牡丹洛下君王詩老留連宜紫稼曲家評

泊要雕菰

焦里堂有觀劇評記

圓姿即是天邊月照取冰心印玉壺

馮鳳喜謠 一作十伶謠

能愁我者梅蘭芳能醉我者賈璧雲能瘦我者王克琴能殺我者小菊芬能眩我者金玉蘭能娛我者孫一清能溫我者小菊處能親我者小香水能惱我者小玉喜能活我者馮鳳喜鳳喜汝何人天橋橋頭女樂 讀若闌子

天橋曲十首

有序

天橋數十弓地耳而男戲園二女戲園三樂子館又三女樂子館又三戲資三枚茶資僅二枚園館以席棚爲之遊人如蟻然窶人居多也樂子館地稍潔遊人亦少有馮鳳喜者楚楚動人自前清以來京師窮民生計日艱遊民亦日衆貧人鬻技營業之場爲富人所不至而貧人鬻技營業所得者仍皆貧人之財余旣覩驚鴻復覩哀鴻然驚鴻皆哀鴻也余與游者亦哀鴻也書至此余欲哭矣

垂柳腰支全似女斜陽顏色好於花酒旗戲鼓天橋市多少遊人不憶家

天橋橋外好斜陽莫怪遊人似蟻忙入市一錢看西子滿村疊鼓唱中郎

不待滄桑感逝波已看龍種道旁多牛衣泣盡腸雷轉猶自貪

聽一曲歌

旗民舊習如此

幾人未遇幾途窮兩種英雄在此中滿眼哀鴻自歌舞聽歌人亦是哀鴻

燕歌歌舞兩高臺

男戲兩臺名

更有茶園數處開

女戲皆稱茶園

何處秋多

人轉少却尋樂子館中來

秋寒翠袖如空谷日暮黃昏似古原那怪杜陵魂斷盡哀王孫

又感公孫

本作女樂餘姿映寒日杜陵那得不銷魂

疏寮茶坐獨清虛對菊人都號澹如三五女郎三五客一回曲

子一回書

一作雙鬢人本灣如菊九月楓還豔似花四五女郎三五客二文戲價一文茶

筇人去後獨無聊燕市吹殘尺八簫自見天橋馮鳳喜不辭日

日走天橋

哭盦老去黃金盡鳳喜秋來翠袖寒汝久豈寒吾速老賴寒博
得幾回看

苧蘿湓浦兩紅妝感事憐才益自傷兩種人才三種淚一齊分

付與斜陽

兩種人才謂一種未遇如苧蘿之類是也一種失路如湓浦之類是也三種淚謂感事一種憐才一種自

傷一
種也

送蘭芳偕鳳卿赴春申即爲介紹天琴居士

碧雲黃葉滿郊畿天遣吳兒見玉妃花比牡丹真北勝人如鴈
白亦南飛秋風帝子看初降春草王孫望早歸管領吳淞好煙
月知君不負縷金衣

申浦三雲碧素青

天琴有海上三雲青碧素句謂賈碧雲朱素雲張雲青也

更添二妙合雙

清渡來碧海留鸞影飛上丹山聽鳳聲洛市羊車看衛過延津
龍劍待張評江南若見樊夫子爲道羈愁滿上京

午聽中和園秦腔晚聽聚美園吳語賦詩紀事

文章勛業兩消磨賺盡英雄爲聽歌半日飽看三國色

小玉喜
小菊芬

花元

寸心默領六秋波

玉喜三菊芬
二元春一

本無彩鳳雙棲分翻恨靈

犀一點多五萬春花皆夢耳大千人海奈愁何

樊山寄示餞別梅郎蘭芳詩索和元韻一首

吳淞雪水淪茶罌釀作清詩寄鳳城寒梅已催三九節蠟柳還啼四五聲鶯珠喉玉靨新圖畫扇角裙舊姓名今日知公翻羨我夢華錄又續東京

蘭芳已至再和前韻示之並寄樊山

鸞輪不假渡河嬰人與詩俱到帝城嶺外情懷倒挂鳳江南魂夢亂飛鶯梅詩曾寫千餘字花榜親題第一名預祝樊山老居士

明年爲汝譜還京

宋詞有
還京樂

梅郎爲余置酒馮幼薇宅中賞芍藥留連竟日因賦國花行
贈之並索同坐瘦公秋岳和

梅花再生爲牡丹牡丹再生爲芍藥君不見梅花落後牡丹開
芍藥開時牡丹落至人薪盡火仍傳天女花多衣不著春蘭秋
菊無盡時此是乾坤真橐籥馮侯宅中芍藥開梅郎招我看花
來梅郎本與梅花似合冠羣花作黨魁姑射處子稱綽約綽約
須知即芍藥古來姑射比梅花芍藥梅花合成珏汾陽銷盡唐
堯魂洧水羞同鄭國謔狂香浩態羅豐臺珠光吐出奇花胎芍
看梅耶梅看芍我雖看芍還評梅京師第一青衣劇梅郎青衣
又第一梅郎每演青衣時冷似梅花玉妃泣時作菩薩垂華鬢
時作貴婦戴花冠胡天胡帝莊嚴相此際梅郎似牡丹兼演花
衫摹蕩冶纖腰近更嫺刀馬天香國色此時看斗大一枝紅芍

也姚黃魏紫幾千春都借梅郎得返魂陽秋義例通三世華夏
英靈集一身樊南莫恨蓬山遠樊川莫恨尋春晚每愁碧漢隔
紅牆何幸紫雲贈青眼憶昔天寶三郎李曾賞名花對妃子昭
陽却有梅花人殘妝竟日無梳洗玉環飛燕本難兼豈意春魂
同喚起舊恨樓東珠淚銷新妝亭北闌干倚羅瘦公黃秋岳在坐並
詩家不羨金吾羨麗華請將五色文通筆品定梅郎作國花

中和三慶兩園女伶歌

中和三慶
皆戲園名

燕京暮春花事繁遊人爭言看牡丹有花諸寺半傾圮僅存崇

效與法源誰知牡丹之生魂乃在劇臺中和園何來女伶十數

輩其中四五香名喧黃牡丹爲小翠喜色豔而正誰敢干少年

拜袞出高密公子裼裘來太原富貴花中更富貴珠光劍氣兼

神寒若將花榜例詩榜美周合呼黎狀元紅牡丹爲小菊芬紫

牡丹爲金玉蘭此皆尤物一敵萬菊芬尤抵楊玉環長身玉立
已絕世狂香浩態真無邊美目盼兮巧笑倩朱顏醜些遺視綿
一顧傾城再傾國胡然而帝胡然天瓊姿奇逸比甄后玉體橫
陳思小憐盈一尺圍得天厚開十分滿如月圓若得染衣並酣
酒樂死不復求神仙綠牡丹爲小香水似有幽恨難爲宣白牡
丹爲小玉喜淡妝素質真嬋娟一園有此花五朶那怪觀者成
狂顛此外尙有三慶園牡丹兩朶堪爭妍紅黃牡丹孫一清含
苞初放雲霞鮮綠白牡丹于小霞澹如秋菊超塵寰一清年小
名最大色藝雙絕萬口傳去年早已魁花榜狀元尙在翠喜前
小霞藝勝年亦小色與玉喜差比肩吁嗟乎佛寺牡丹開一月
劇臺牡丹開一年開一月者年年有年年祇此一月間開一年
者日日有一年以後將難言色空二字佛所說癡愛二字佛所

捐我來看花忽搵淚天荒地老聊參禪

數斗血歌爲諸女伶作

吁嗟乎漢唐以前之人君能以聲色亡其國宋明以後之人君
亡國不能有聲色此曹殊無亡國才聲色徒使他人得哭庵云
與其有娥英周后妃不如有妹喜與褒妲我昔曾歎堯舜湯武
皆僞儒我今益知桀紂幽厲乃俊物古者聲色二字專以屬婦
人我謂聲色尙有別解兼屬男子身一時之有聲有色者在歌
童與舞女歷史之有聲有色者又在英雄與兒女孝子與忠臣
前明之亡何以有聲有色如茶而如火前清之亡何以無聲無
色如土而如塵更有一事最堪異前明亡國多名妓前清亡國
無名妓無論歷史有聲有色者前清遠不及前明即此一時之
有聲有色者亦復相去不可道里計誰知中華祖國五千餘年

四百兆人之國魂不忍見此黯淡腐敗無聲無色之乾坤又不能復其璀璨莊嚴有聲有色之崑崙於是合詞上奏陳天闢若謂天地靈秀之氣原有十分存請以三分與男子七分與女子而皆使其薈萃於梨園三分與男子者賈璧雲梅蘭芳朱幼芬其餘尙多不具論七分與女子者去年我見王克琴使我動魄兼驚魂樊山曾作小說傳其真春風吹人來舊京舊京絲管如錦城驚鴻游龍何縱橫沉魚落雁相競爭今年乃見小翠喜小香水小菊芬金玉蘭于小霞孫一清小玉喜張秀卿小菊處李飛英請以韻語代戲評小翠喜我曾見其演託兆碰碑其音悲壯而淋漓直欲追步譚鑫培使我涕淚紛交頤孫一清我曾見其演汾河灣張秀卿我曾見其演十萬金小玉喜我曾見其演文武魁小香水我曾見其演玉堂春其聲皆可遏行雲而小香

水尤絕倫使我如見萬古女龍雌鳳之啼痕小菊芬我曾見其
演大劈棺金玉蘭我曾見其演新安驛北方佳人眞玉立明眸
巧笑俱無匹浩態狂香皆第一風流放誕定與文君同玉體橫
陳堪奪小憐席能破陽城十萬家還傾下蔡三千邑于小霞我
曾見其演二進宮又見其演宇宙鋒二簧青衫已成廣陵散曲
終人遠使我惟見江上之青峯李飛英我曾見其演藏舟崑曲
何時改梆子發情止義亦復幽音怨思使我愁小菊處我曾見
其演紅梅閣又曾見其演玉虎墜亦復兼擅色與藝能使觀者
心至醉京師歌舞連津畿女伶日盛男伶微女伶歌臺已六七
男伶歌臺僅三四其中似有天時人事相轉移非兮之城日以
遠女牀之山崔且嵬鸞鳥自歌鳳鳥舞雜花生樹羣鶯飛妓家
雖亦塞衢巷人才似比梨園稀吁嗟乎我如蜀王衍這邊走那

邊走祇是尋花柳我如明弘光一生幾見月當頭萬事不如杯
在手已成倒絢孩兒之阿婆肯作閉置車帷之新婦亡國之餘
又落花中年而後宜醇酒早誤光陰半世餘違思名譽千秋後
選舞徵歌四十年狂奴故態還依舊一生崇拜祇佳人不必佳
人於我厚况我一生苦辛備歷羊腸與虎口况我一生知己惟
有蛾眉與螭首不思兩廡之特豚甘作雙文之走狗有心中事
眼中淚意中人願月長圓花長好人長壽何况三副眼淚又似
湯卿謀一生淪落不與佳人偶並世佳人見已難何况古來佳
人去已久今日得見並世之佳人我不向汝低首更向誰低首
何況並世之佳人又能化爲古來無數之佳人玉環飛燕明妃
洛神一一可辨爲誰某令我哀窈窕思賢才令我發思古抒懷
舊令我闡潛德之幽光誅妍諛於既朽豈徒能見古來之佳人

才子怨女癡男且復能見古來之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且復能
見古來之兒女英雄以及聖君與賢后何惜嘔出胸中血數斗
吁嗟乎我亦不知誰爲才人誰爲學人誰爲遺臣誰爲遺民誰
爲舊誰爲新誰爲僞誰爲真與其拜孫夏峯不如拜陳圓圓與
其拜傅青主不如拜馬守真與其拜黃梨洲不如拜柳如是與
其拜顧亭林不如拜李香君與其拜王船山不如拜董小宛與
其拜李二曲不如拜卞玉京與其拜陸桴亭不如拜顧橫波與
其拜張楊園不如拜寇白門拜夏峯梨洲亭林船山二曲桴亭
楊園兮徒使天下秋拜圓圓守真如是香君小宛玉京橫波白
門兮能使天下春嗟我不薄今人愛古人旣拜前明亡國之女
妓又拜前清亡國之女伶賴此名伶數輩乃與前明名妓相平
均吁嗟乎孰言亡國無人才此輩皆自先朝來孰言天地少靈

氣造物鍾靈在此輩孰言璀璨莊嚴之世界不復存璀璨莊嚴
世界乃在此輩之色身孰言傾城傾國胡帝胡天之人不可見
此輩能返萬古春花魂五萬孰言慷慨悲歌幽抑怨斷之音響
不可求可歌可泣驚天動地乃在此輩之珠喉請君勿談開國
偉人之勛位吾恐建設璀璨莊嚴之新國者不在彼類在此類
請君勿談先朝遺老之國粹吾恐保存清淑靈秀之留遺者不
在彼社會在此社會嗟吾此言質諸天地而無疑質諸鬼神而
不悖還以質諸四萬萬之人心聊復揮吾一雙雙之眼淚

偕瘦公訪梅郎賦索瘦和

點塵飛不到窗紗爲訪神嬰偶駐車鸚鵡簾櫳飛燕子牡丹時
候看梅花肌膚瑩似羊脂玉言語香於雀舌茶歸去人間渾覺
懶那能常泛斗牛槎

崇效寺看牡丹四絕句

煬帝曾偕後主看一時秋菊與春蘭書生也占人間福看過梅

花看牡丹

訪歌郎梅蘭芳後始來看花
蘭芳性情孤冷與梅無異

花魂先到錦氍毹浩態狂香見一株三十六宮無此色豈惟顏

色六宮無

唐人品牡丹爲浩態狂香中和
閩女伶小菊芬真浩態狂香也

四十餘年淚幾行灑來人世弔興亡即空即色都參透願對花

王禮梵王

花王無語空王
亦無語奈何

神明華胄久蕭條建設人才亦寂寥璀璨莊嚴惟剩汝國魂須

向國花招

甲寅元日試筆

時寓大
吉卷

元辰風日足倘祥小放牛歸大吉羊

觀菊芬演
小放牛

戰勝愁城何用

酒掃空心地當焚香祭天祭孔人方訟尋呂尋關我亦忙

呂祠
關廟

兩處拈香

重把國花評判起要推蘭菊有芬芳

又觀蘭芳演劇

金魚胡同那園觀劇四絕句

楊白花謠太不經南華讀過解櫻寧孝能幹豔忠完髮太息伶

官有寧馨

楊小樓演八大鐘連環套諸劇小樓月樓子月樓有漁色名小樓獨謹飭且好道能讀子書革命後作道

士鬻至今髮尙完也常與余論莊子余問櫻寧作何解對甚詳

明燈如月照華鬢擁出芙蓉七寶冠欲寫騷人魂斷句光風轉

蕙汎崇蘭

王翹芳梅蘭芳演虹霓關雁門關諸劇

赤帝如何逢白帝地名妖讖比彭亡天童昔日同遊客莫演傷

心北地王

傅貝勒演連營寨即白帝城也前數年貝勒曾與余同遊天童

漢節持來氣慄然柔鄉豈意在冰天當時若使無胡婦蘇武爭

經十九年

王瑤卿鳳卿演蘇武牧羊劇又名塞北奇緣鳳卿所編新劇也

觀小叫天演珠簾寨作

少牢祭廟囊盛矢生子當如李亞子勸討黃巢伐朱溫娶妻當
如劉夫人盧龍百戰俘燕主得將當如周陽五悲歌置酒三垂
岡男兒當如李晉王按兵不救因弓藏梨園變演非荒唐魏國
夫人殊媚嫵能與劉夫人水乳誰知赤心獨眼龍祇畏玉面胭
脂虎監軍者誰陳景思受恩遺事今難知或如當日李供奉曾
向幽州救子儀帥印竟落次妃手軍令將斬大王首指揮代北
鷓兒軍俯伏河東獅子吼從古英雄畏婦人一朝藩鎮得純臣
貪財好色原無害殺賊勤王自有真詆譖不悖勸懲旨我視傳
奇如正史軍中元帥兩王妃帳下奇兒幾天子黃幡綽與敬新
磨演出英雄熱淚多老將罷能當貉子胡兒龍豈類猪婆紅氍
毹上如花鬧青史編中似夢過先帝伶官今亦老傷心猶唱百

年歌

再贈梅郎一首

天遣癯仙領衆芳，藐姑射作美男裝。雲高太甲歸迎雪，林際春

申去餞霜。

梅郎以初冬赴
滬臘月返都

一國輸錢看西子，萬人擊鼓樂東皇。

沉香壓倒青蓮筆，喚取姜夔製樂章。

陽歷正月六日懷仁堂聽劇作

飛灰驗候過吹葭，庭榜雲龍見漢家。二十八躔珠貫蕊，

二十
八席

千萬樹玉交花。

宴時
大雪

水從管貯溫如炭，冰以牀行穩勝槎。

入西
苑門

即坐
牀上

仙曲霓裳還聽取，叫天高唱戰長沙。

鮮靈芝曲

去年甫見劉喜奎，今年又見鮮靈芝。生男一蟹輸一蟹，生女一
雌勝一雌。鮮靈芝是誰家女生小梨園，習歌舞人言年可二十
強。我道十七八九許，芝草無根古所云。此芝無根却有根，芝根

若問出何處請問名優丁劍雲三靈芝草崔丁李艷幟香名爭
鼎峙我曾飽看全盛時今日三芝俱老矣劍雲今將四十餘何
年得此一顆珠簾錢堂上呼姨姝玉鏡臺前學老奴偶將技向
燕臺售色藝誰能出伊右色是兒家自養成藝由夫婿親傳授
一字之評不愧鮮生香活色女中仙牡丹嫩蕊開春暮螺碧新
茶摘雨前男伶女伶爭審美梅蘭芳與喜奎比喜奎恰是好女
兒蘭芳仍是美男子尤物羣推金玉蘭明媚巧笑藝尤嫻玉蘭
片亦稱珍味不及靈芝分外鮮鮮之一字真無兩試集詩聯寫
春榜蘭苔翡翠相鮮新芝草琅玕日應長昨見靈芝演藏舟今
見靈芝演跪樓此皆小菊芬第一菊若見之菊亦愁錯中錯本
尋常調演自靈之偏絕妙佳人上吊本非真惹得人人思上吊
娟好妍妙喜奎兼妖媚嬌嫩靈芝專喉音肌肉真嬌嫩百媚千

妖總自然朱唇笑靨天然韵眼波眉黛魂銷盡試聽喝采萬聲
中中有幾聲呼要命兩年喝采聲慣聽要命初聽第一聲不啻
若字其口出忽獨與余兮目成我來喝采殊他法但道丁靈芝
可殺喪盡良心害世人占來瑣骨欺菩薩柔鄉拚讓與丁郎我
已無心老是鄉天公不斷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

葬花曲

君不見漢家美人王昭君唐家美人楊太真洗空北地胭脂色
沉醉東風芍藥春君不見許狀元之本生母張解元之未婚婦
青兒主僕宋稗官紅娘主僕元樂府君不見思凡曲唱女冠子
驚美詞填李笠翁禮佛秋宵木魚響題詩春畫紙鳶風吉祥新
劇載六七嫦娥奔月尤超軼百千萬劫歎無雙三十六天誇第
一演之者誰天仙人天仙化作梅郎身更排黛玉葬花劇似返

絳珠仙草魂絳珠仙草生何處萬古淚花所凝聚誰從青埂峰
上栽誤墮紅樓夢中去絳珠又化天人來花開萬樹疑天臺二
日五日春將過二十四番風正催雲鬢螺髻垂雙絡衫色鵝黃
盤百紐羊脂玉潤作嬌顏鴉嘴鋤輕隨素手沁芳橋上倚欄杆
一朵能行白牡丹萬點鵲紅深似海兩彎蛾綠淡於山儂是吳
城小龍女一生淚雨如花雨倩誰鍊石補青天替他埋玉堆黃
土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感合肥

李合肥舉此二語

喜燕子偷窺臨

水影鸚鵡學誦葬花詩流水落花李後主花落水流王實甫如
花似水更堪悲腸斷臨川湯顯祖牙籤玉軸誤搜羅

所持牡丹亭會真記

皆瘦公物

徒感幽情喚奈何粉靨頰時因讀曲淚痕紅處爲聞歌舞

臺不啻靈山座觀者千餘齊証果畫汝應求改七薌生子都輸
梅二瑣人人築館號瀟湘解穢憑卿發異香羯鼓從今賴妃子

虎賁誰敢學中郎姚黃魏紫都難比何況千紅兼萬紫採藥麻
姑態遜嬌散花天女顏輸美素娥漫擬鬥嬋娟已嫁終輸未嫁
妍一自人間到天上一從天上到人間宮闈幽恨乾坤滿安得
梅郎來遍演五萬花魂借體還大千秋色雙眉管吁嗟乎君不
見長生殿曾受老黃哭沉香亭空將太白催玉茗堂宜偕小青
讀石頭記誰是怡紅才

哭庵賞菊詩終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雙肇樓校刊

哭庵賞菊詩附錄

漢壽易順鼎哭庵譔

東莞張江裁次溪纂

京師諸伶櫻桃斜街五家慶福三徒遇春寄住勝春一師二徒
景春一師三徒文安二徒聲振四徒

李鐵拐斜街六家蔚秀一師景蘇一師四徒春茂五徒丹林四
徒春福三徒瑞香一師二徒

陝西巷五家馥荃二徒平陽一師嘉穎一師二徒絢春一師三
徒樹德一師二徒

韓家潭二十二家聯星一師安義六徒熙春一師三徒佩春三
徒錫慶一師遇順二徒壽春一師二徒絢華一師廖春一師一
徒素雲寄景福一師二徒富德一徒寶雲寄佩華一師一徒寶
玉寄慶春五徒德春四徒雲蘇一師一徒近華一師一徒樂安

一師扶雲寄國興四徒維新五徒杏春一師三徒寶春一師一徒保安一徒

百順胡同五家麗華一師金樹一徒芸秀一師一徒馥華一師咏秀六徒

石頭胡同五家麗順一師二徒蕉雪一師崇義一師一徒韻秀一師三徒松蔭一徒

豬毛胡同八家綺春一師二徒春馥一師五徒近信二師二徒景慶一師一徒福壽二徒蘊華一師二徒麗春二徒盛安二徒凡五十六家師徒一百五十八人

以上六則錄自哭庵先生筆記中哭庵自註謂不記何年所錄均在丙子丁丑至庚辰辛巳間云云編者附記

勝春余紫雲字硯芬麻城余三勝之子梅巧齡其本師也京師

菊部多蘇州及本京人北斗以南紫雲一人而已以唱青衫得
盛名同光朝無出其右者每演祭江祭塔大審教子諸齣幽情
似水響遏行雲瀏亮頓挫彷彿公孫舞劍器也姿僅中人而媚
眼斜看幾足惑陽城迷下蔡殆楚詞所謂遺視驟者與守身如
玉慧眼有珠貴人袖巨金相蠱欲謀一握手歡拒弗顧貴人忸
怩去而故交冷客絕歲不名一錢招之未曾不往且飲必盡歡
云

近華孟金喜字如秋直隸人出近信姿態冷艷如浣紗春女如
臨水秋花臉眉間常有一種幽情與愁騰斷紅相映然遇三兩
素心琴歌酒賦又未嘗不笑齒嫣然也余嘗更其名爲琴綺

絳都春爲琴綺賦

冰絃獨理把萬古東風賺成商意燈畔夢痕鏡裏年華都如水

人天舊怨渾彈碎算苦了粉郎蔥指鬢雲夜墮幾番憔悴萼華
僊子 應是海山信杳儘愁心付與斷紅鸞尾冷到玉徽便覺
相思真無味桐絲一寸秋魂死更休向麤餘飄淚最憐蘭恨將
銷籠鸚喚起

新鴈過妝樓再爲琴綺賦時余將有海上之行矣

嫩指調冰彈不破人天綠意冥冥絃畔東風吹冷萬古瑤情春
夢和他鸚鵡懺秋懷訴與鳳凰聽漫銷凝催花羯鼓弄月鵝笙
相思水荒山遠料移船海上別調淒清見說文鸞而今也歎
飄零禪心幾回拖逗初不爲琵琶腹斷聲蘭因在伴華年錦瑟
修到三生

余於九月十日作七絕十首其第四首云朱梅瑜亮不爭差爭
說桐琴與腕華難得都爛刀馬劇桃花馬上兩桃花自注云桐

琴朱幼芬字畹華梅蘭芳字兩日間觀幼芬演斬黃袍之桃三春又觀蘭芳演樊江關之樊梨花詩語蓋指此也十一日即手書此詩致瘦公秋岳囑其登報乃十二日之報未登十三日之報仍未登而十三日劉少少君之戲劇閒評出矣余頗恨瘦公秋岳兩君不速登余詩若早登余詩則可見余之於朱梅毫無軒輊而謂之爲朱黨亦可謂之爲梅黨亦可也少少君爲曾約梅黨不以惡評加於幼芬已亦不以惡評加於蘭芳云云僅案予去年曾作朱郎曲一首贈幼芬極稱其美即萬古愁曲亦云去秋我見朱幼芬宗之玉樹臨風咬此豈惡評也耶少少君又謂余自擬以易順鼎梅蘭芳爲打詩鐘題謹案前數月民視報有詩鐘課以易順鼎梅蘭芳命題余本未閱民視報聞友人言始購閱之後又訪知其主筆者爲羅秋心君與余並不相識其

時少少君尙在湘未回都故未知此題出於民視報遂疑爲予
自擬耳至樊樊山最稱知己少少君原愧解人一聯則全係游
戲之作又因此題正面著筆甚難萬無作法乃從旁面他人身
上襯託出之文家本有尊題之法題係梅蘭芳自必尊梅蘭芳
旣欲尊梅蘭芳則不得不抑朱幼芳矣若題係朱幼芳則必曰
馮幼薇原愧解人此一定之理也蓋遊戲之作但求其淺顯有
趣可以發笑考試應課之作但求其新穎不犯雷同可以勝人
初非以之爲定評也余稔聞少少君人品極高學問文章皆極
淵雅其所著新穆天子傳余心折久之且於審美一科致力尤
深其自謂從美學之規則依良心之命令洵非虛語且少少君
傾倒幼芳余亦何嘗不傾倒幼芳惜少少君僅見余遊戲之詩
鐘而未見余不遊戲之朱郎曲又未見余九月十日之絕句耳

少少君謂余工對對而擬一聯贈余以對對子對樊樊山可謂
工絕然則少少君亦工對對似不得謂余獨長於此技矣他人
或擬少少君與余爲文人相輕此非個中人語且恐又愧解人
何也余嘗言文人相輕之輕字當改爲親蓋相輕卽爲相親之
確實證據非相親斷不肯相輕其著於表面者爲相輕其積於
內容者實爲相親也不然彼泛泛悠悠者何以不聞相輕也乎
民國三年劉喜奎從天津來色藝傾動一時未幾鮮靈芝來年
十九二十許小劉喜奎兩齡爭巧競妍各不相下要皆能盡聲
音容貌之美卒之劉敗而鮮勝近數月間慶樂輟演中和輟演
同樂輟演而始終不輟者惟廣德樓而已蓋女伶戰勝男伶鮮
靈芝又戰勝諸女伶京師之盛衰關係國家之盛衰大柵欄之
盛衰關係京師之盛衰使無鮮靈芝恐大柵欄日晡遂無人迹

矣鮮所演劇又多足以移情感人有益於社會人心風俗然則如鮮靈芝其關係豈小哉。

兒女英雄傳一書係滿洲人四川龍茂道文某所著光緒初年余在京聞此書初出不久吳小村王雪澄兩人嘗至其家見其原稿余於此書亦嘗粗閱一過書中節目則久忘之矣其書以安公子爲主或謂其即屬本人又有謂十三妹爲何義門之女者似不免附會也光緒中此書極風行其後京師遂演成戲劇仍以兒女英雄傳稱之余在都不久曾觀此劇與否亦不記憶前日在天樂園觀演此劇蓋先一日已演悅來店是日演能仁寺乃全本中節目之最佳者路三寶演十三妹雖技藝不嫻年齡已老而一種俠義之概英爽之氣猶覺可以動人余生當末世夢想古人對公孫之綿衣慕隱娘之黑衛不自知其淚何以

涔涔落也梅郎蘭芳演張金鳳自是天生一絕世好女兒其於十三妹力勸許配安公子時一種嬌羞推却之狀曲體神情恰合身分無怪觀者數千人通場喝采演安公子者爲陸杏林惜太少英氣然作派亦尙不取人憎厭聞劍秋言前二十年演此劇扮十三妹者爲余玉琴扮安公子爲陸華雲扮張金鳳者爲二奎余玉琴即余莊兒貌本不惡技藝尤靈敏矯捷純熟異常其扮十三妹明眸皓齒著紅綃衣光采照人艷麗無比華雲二奎亦皆以面首著者惜余不得見矣聞王瑤卿將在文明園演劇若能扮十三妹與蘭芳配必可觀也玉琴供奉內廷極得上眷先朝禮部試題多由御定某科題爲君子坦蕩蕩乃爲十三旦而發以坦字含十三旦筆畫也某科題爲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乃爲余莊兒而發以嚴字即莊字古書通用也六七

年前余尙曾與玉琴劇飲往事殊不堪回首耳

雁門關一劇俗又名爲南北和蓋演宋遼楊家將與蕭太后故事也劇中正角甚多如佘太君蕭太后楊四郎楊六郎楊八郎碧蓮公主青蓮公主孟良焦贊岳勝蕭天左之類皆非名角不可各班中非人才多而且備者不能演上海亦惟丹桂園能演之前日在京師天樂園中演此劇頗極一時之盛時在三伏末暑尙如焚觀者數千人趾錯肩摩揮汗如雨而曾不畏暑亦似不知暑惟其原因蓋不專在雁門關之戲劇而尤在梅郎蘭芳之色藝冠時秋岳性不甚喜觀劇又最畏暑而所著戲評亦云使彼在戲園受一百二十分之濁氣皆蘭芳之魔力余君東屏輩則謂由余之萬古愁曲使然然則此責蘭芳不能辭余亦不能辭矣蘭芳扮青蓮公主爲八郎在遼結婚之婦作旗裝衣白

紗長衫籠以雲藍半臂真太白所謂非羣玉山頭見即瑤臺月下逢也做工唱工皆極其勝而對於蕭太后佘太君碧蓮公主八郎母女姑媳姊妹夫婦之間體會入微描摹盡致一啼一笑無不入理入情不但一字一珠一笑千金而已而扮佘太君者爲謝寶雲扮蕭后者爲胡二麗扮八郎者爲路三寶扮碧蓮公主者爲王蕙芳皆極一時之選即扮孟良之郝敬臣扮焦贊之李連仲扮四郎之孟小如扮六郎之瑞德寶扮岳勝之田雨農亦皆各奏爾能不愧名角蓋無此數人則雁門關之佳劇無由演成即蘭芳之色藝亦無由使人共見所謂牡丹雖好非有千紅萬紫又何能顯出牡丹耶

凡人皆不能無嗜好無交遊無消遣此亦一定之理也因嗜好因交遊因消遣遂生出種種之結會演成種種之行爲此亦一

定之勢也先君最惡吸鴉片煙與賭博嘗言人孰無嗜慾但當稍分清濁稍分雅俗與其吸鴉片煙毋寧賭博與其賭博毋寧游狹斜蓋吸鴉片烟之人必絕無志趣不登流品可知此嗜慾中之最濁最俗者也賭博之人必專心爲利可知亦嗜慾中之最濁俗者也若游狹斜則必多爲交游起見爲消遣起見而其嗜欲亦必因愛好美色而起在嗜好中不能不謂爲近清近雅即因好淫而起亦較吸鴉片與賭博之嗜好稍雅稍清矣與其戀一竹筒如何戀一女色與其取人之金錢與己何如以己之金錢與人此人類人品所分關係至巨不可不留意也孟獻子言與其有聚斂之臣毋寧有盜臣先君亦嘗言與其有刻薄成家之子毋寧有敗子正與獻子同意杭州吳子珍嘗譏其同邑名臣諛文端者曰端於聲色而不端於貨利老輩微言可窺見

一斑矣余所遭之時與先君不同吸鴉片者久已失敗不足置
論惟賭博狹邪之風則更甚於前而賭博之事雖清流志士亦
喜爲之則余未免齒冷因以已見發抒一論云與其賭博毋寧
狹邪與其狹邪毋寧看戲蓋看戲之嗜好必在聲色不在貨利
可知即好聲色亦非好淫可知且尙有忠孝節義之觀感其中
且亦以已之金錢與人而所費不多不傷廉又不傷惠好色而
不淫用財而不吝亦不費在諸欲中可謂甚清甚雅無害於人
品者矣

賈郎璧雲今世之秦宮子都也余以壬子夏由滬入都其時賈
郎已應漢口大舞臺之聘在漢演劇余但聞其名未見其人一
日余友瘦公以寄賈郎詩及賈郎所畫扇見示並詳述賈郎生
平余始悉賈郎之爲人不但色藝冠時書畫佳妙而其內行敦

篤好與文士交遊有足多者癭公屬余爲賈郎賦詩且以賈郎已在滬余亦將返滬作書爲余介紹八月後余出京在海舟中成賈郎曲一篇抵滬以詩質樊山乃同往大舞臺觀賈郎演劇其所演爲海潮珠卽崔杼弑齊莊故事賈郎扮棠姜明眸巧笑光艷動人余與樊山皆歎賞不置以爲名下果無虛士樊山聞賈郎在都時有拒絕某親貴一事尤爲伶界中所罕覯足以愧前清末年一般寡廉鮮恥之士大夫遂作碧雲辭一首以贈之蓋有某親貴強拉賈郎同作狹斜遊賈郎以將往演劇拂衣固辭某親貴深銜之賈郎亦不顧也樊山與余觀劇後同飲酒家折柬招賈郎來樊山戲曰子願爲崔子耶抑願爲齊莊耶賈郎睨余微笑此爲予與賈郎第一次之記念賈郎未剪辮時予亦尙未剪辮有人問賈郎何以不剪辮賈郎曰候易先生剪後我

始剪耳此爲予與賈郎第二次之記念此兩次記念皆印入腦
筋甚深癸丑春予再入都始剪辮聞賈郎尙未剪予頗愧之旋
聞賈郎亦已翦矣

哭庵賞菊詩附錄終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雙肇樓校刊

鞠部叢譚

順德羅瘦庵譚

東莞張江裁次溪輯

從前堂會外串普通名角皆係銀二兩較優者爲四兩其十兩者則大名鼎鼎之名角也梅巧玲一生未嘗出十兩以外以十三且田桂鳳之震耀九城亦不過十兩也王瑤卿極盛時間有給二十兩者當庚子後壬寅癸卯之間外串譚鑫培爲五十兩已開前此未有之奇記癸卯年廣東會館堂會外串老譚空城計武家坡兩齣共給銀五十兩則以魏耀亭代約所給較廉王瑤卿之武家坡亦給銀十兩而已老譚之由五十兩驟進而爲一百兩則那琴軒相國所代爲擡高者也袁項城之在樞府五十正壽在錫拉胡同本宅演劇余時在座項城方在禮堂一人獨坐那相在第三排席上見老譚將出臺那相乃離席拉項城

至三排同座及老譚出時那相站起對老譚一拱手項城見那相如此亦爲之改容座客均爲詫異次日都中士夫相見無不道老譚矣其時亦不過每堂會一百兩而已入民國後驟增至三百圓更漲至五百圓其有交情者或減至四百圓或三百五十圓而梁任公太翁作壽老譚演一捧雪僅送二百五十圓而已

民國三年老譚以入公府演劇不力爲庶務司郭某所怒禁其登臺於是葉玉甫太翁作壽老譚亦不敢應演其後老譚託人緩頰願以時效力不敢領賞郭某乃定爲每齣給銀四十圓其時梅蘭芳僅定給十圓朱幼芬六圓而已

民國元二年間梅蘭芳初露頭角其時朱幼芬每日出演交游甚廣捧之者衆評劇捧角之風已漸開矣於是朱梅兩派互相

攻擊蘭芳名日益顯及赴上海歸來名乃成立矣

王瑤卿盛時老譚每與青衫配演必瑤卿也瑤卿之前則爲孫怡雲及瑤卿日起怡雲已漸衰矣老譚亦間受瑤卿所窘蘭芳初年力摹瑤卿及聲譽漸起而瑤卿大受其影響以漸而愈衰當與老譚同在中和園時人常問聽瑤卿戲否不盡提老譚也今則憔悴可憐聲名且出後輩尙小雲程艷雲之下亦可嘆矣陳德霖當時僅充吳順林配角而已一日爲某伶所窘乃感憤閉門恣力於學一年後再出已大非昔比遂成大名

德霖崑曲功力最深及光緒中葉崑曲極衰無人過問其時德霖亂彈功力尙淺歌臺之上黯然無色及他日銳進至登峯造極人但知其爲青衫泰斗而不知其崑曲如是精能也近數年士夫提倡崑曲間請德霖出臺始有稱其崑曲者據深於崑學

者謂北方伶人中崑曲字正腔圓可稱穩練者惟德霖一人而已

三代名伶惟余氏一家三勝紫雲叔岩皆極有聲者也梅氏惟巧玲與蘭芳祖孫濟美二瑣不免蜂腰當時寂寂無聞獨兩田以胡琴冠絕都下所謂三代當稱兩田也俞氏則菊生振廷勉強可稱兩代楊月樓楊小樓亦僅兩代小樓今無子繼繩蓋若是其難哉三勝吾不及見紫雲則時有往還其時已不常出演僅聽過數次而已虹霓關之丫環本爲乳娘服青褶子爲青衫正工戲至紫雲乃改穿花衫每紫雲演此劇時則京中且角無不往觀者其繞場所走步非他人所能及故人爭師法也叔岩少時嗓音之清亮無與倫比紫雲與老譚交厚常請其指授故齟齬時唱做已居然老譚矣在天津時聲名藉甚當北洋最盛

時鹽商皆尙豪侈常有堂會必有叔岩叔岩旣日夜演劇常有四五齣者於是叔岩憊極嗓音乃一敗不復振矣紫雲沒後叔岩席豐履厚久不出臺比年間與乃岳德霖赴演於天津或遣興於浙慈館名乃漸起及新明戲院成蘭芳乃邀叔岩同班叔岩能戲一二百齣皆宗老譚常有冷僻之戲他人所不能演者叔岩皆能之名乃益振使叔岩當時不以過憊損音則今日之叔岩即再生之老譚也

小樓從前不常出演每出僅數日無不滿座其聲勢不在老譚之下自隸第一舞臺日必出演名乃漸落然每演水簾洞安天會等劇固無不滿座也其與梅蘭芳同班而後乃大受蘭芳之影響每蘭芳演畢行者遂多於是小樓與蘭芳乃成不能共處之勢設使老譚不死又常時出演其必有此現像可知老譚之

善保令名蓋以不常出演之故蘭芳之在吉祥廣德亦常有上座百人者可見常常出演決非計也

蘭芳之姑夫秦稚芬小名五九爲張尙書蔭桓所奇賞尙書以戊戌黨禍遣稚芬送至張家口揮涕而別戊戌後杜門匿影不復與人晉接矣稚芬能雋談熟諳宮禁親貴掌故余喜與之談光緒間名流無不識稚芬者其書學孫過庭書譜殊逸秀熟通鑑常執卷詢魏匏公匏公笑曰吾腹中久無字矣若詢戲曲可詳對也吾每過談見其筆硯縱橫恆作長幅書惜當時未索取之育化會成立稚芬充文牘主任後得狂易疾不能見客矣民國三年蘭芳爲田際雲所窘稚芬出而執言際雲置酒陪禮乃已其俠氣亦可重也

稚芬之師弟唐采芝琵琶擅絕一時畫蘭娟秀有逸致同輩不

能及也采芝喜交名士不樂與富貴人近有黔人何威鳳名士也與最厚人謂采芝曰汝厭交富貴人他日恐貧困死采芝不能改也威鳳以困頓歿采芝每與人道及威鳳輒泣然采芝爲梁任公所厚曾剛甫贈一聯云瑤草吹香遺楚佩華鏡流灑照秦絲汪頌年所書甚工也采芝新婚時吾與同時名輩臨存雙雙禮拜今其子十餘歲矣其婦爲名伶陳嘯雲之女嘯雲今爲教曲師學最精博程豔秋之青衫戲皆嘯雲所授也采芝果貧不能自贍在第一舞臺拉帳子曰得錢兩吊今并此而無之恃其子拉胡琴得錢數千奉養而已其琵琶尙不離手已無人顧及矣采芝亦能書小字作鈔胥也

吾壬寅年見諸伶時姚佩秋十八王琴儂十六姜妙香十五王蕙芳十二朱幼芬十一余叔岩十三其時尙未有蘭芳玉芙也

有妙雲者年十八秀曼殊絕後隨李季高以去瑤卿鳳卿孟小如并年長矣楊韻芳猶極豪侈喜交西人常醉於其家故士夫絕迹後漸困至於今已充零碎角矣有陳鴻喜者亦有盛名及蘭芳在天樂時鴻喜已充配角今不知所往矣

楊小朶之父朶仙以蕩逸著小朶承其風有名一時其姿容豐豔固極動人也其子小小朶唱鬚生殊高亮民國三年在文明園頗爲衆所賞至欲與鳳卿爭戲碼津中以重資聘之不久倒嗓今漸能唱矣

王蕙芳嗓音極佳放蕩不用功初爲張定武所賞後爲袁大太子所賞武人爭結納饋贈之終日坐汽車請客遊頤和園日費數十金或百金曾以七百金買一鳥數日而鳥死今已不能自振矣然嗓音尙極高亮但不入聽耳當與蘭芳在天樂時每出

演必借蘭芳常語人曰蘭芳某劇某劇皆學我者也天樂上座甚盛蕙芳以爲蘭芳借其庇蔭常以此誇蘭芳蘭芳頷之而已一日蘭芳赴津演劇天樂園主問蕙芳停演否蕙芳怫然曰是何言也豈少蘭芳一人天樂遂關門耶及演時上座不及百人蕙芳忿極次日星期蕙芳謂必滿座乃仍不及二百人於是蕙芳乃大恨與蘭芳隙遂深矣及蘭芳離天樂而蕙芳不能自存當時瑤卿鳳卿爲一對蕙芳蘭芳爲一對蘭蕙蓋中表也瑤卿中落鳳卿以受累於其兄乃改依蘭芳而蕙芳與瑤卿合日必過從瑤蕙出演必雙然皆不振

瑤卿蕙芳妙香蘭芳玉芙皆德霖弟子名青衫無不出其門蓋梨園之河汾也尙小雲初欲拜蘭芳門下以他故中止又欲拜陳德霖已請客矣及期而德霖以事不至遂罷程豔秋已受業

於蘭芳即德霖之再傳弟子也其嗓音清窄極類德霖本有小石頭之稱待嗓音回復時追步不難也

賈璧雲當宣統三年入京聲名之盛夔絕一時豪貴招邀蓋無虛日一日慶王之子曰搜二爺者屬楊小樓代挽之至邸是夕璧雲有戲而二爺止其勿往璧雲謂安有千餘人候我唱戲而我以陪汝讌輟演者勿太無理乎二爺怒持之急璧雲曰吾售藝耳吾得罪貴人不過襍被出京何至遽斫頭乃拂衣起二爺呼衛侍執之小樓至跪求乃免樊山石甫作賈郎曲皆盛稱其不畏強禦及去年復入都色藝已漸落矣又值蘭芳極盛來非其時也而璧雲傲骨如故即使不得罪貴人亦豈能爭存况其傲愈甚耶璧雲誤矣

時慧寶書學六朝師魏匏公朱素雲書學黃山谷師王可莊嘗

見素雲齋中四屏一爲張季直書一爲鄭蘇堪一爲王可莊其時皆殿體書也秦五九學書譜尤爲難能瑤卿花卉殊明麗蕙芳妙香皆能作花卉璧雲山水略師戴文節並可觀也素雲之婦花卉甚工曾畫一筵貽瑤卿余見而愛之瑤卿乃轉以贈余戊戌間瑤卿方盛時曾剛甫有憶王孫絕句十二首極清豔蓋爲瑤卿作也

鳳卿之學汪桂芬獨硃砂痣爲桂芬所親授其餘皆私淑者也當時鳳卿名不甚顯端午橋賞譽之名乃漸起壬寅間有小桂芬者童伶也唱工甚佳有名津滬間及倒嗓不能回復貫大元當童伶時亦有盛名倒嗓回復後已無餘味矣

劉鴻昇嗓音之高亮一時無兩然恃其喉音不求韻味故不足悅耳鴻昇無子夫妻二人極儉樸惟建大宅於護國寺街費金

四萬餘聞其畫壁作聊齋等圖亦費萬餘蓋奇聞也鴻昇本名黑頭常與老譚爲配後改鬚生今堂會偶演探陰山御果園一時無與爲比鴻昇戲謂早知花臉尙有噉飯處吾可不必改習矣然苟不改則無現在之地位花臉堂會得金最多不過二三十圓而已

老旦武旦初不爲時所重自龔雲甫採青衫調自成一家爲老旦始重自九陣風以聲色藝顯而武旦始重老旦戲唱後三齣者獨龔雲甫耳人謂雲甫非老旦正宗不及謝寶雲正路此說誠然惟謝寶雲不肯賣力故有謝一句之稱然其唱老生極佳嘗屢見其唱二進宮之鬚生固非近人所能及也陳文啟如乞丐叫街至不堪矣

九陣風得其岳朱四十之傳授益專精之四十亦自謂弗如其

二十前後之明麗苗條一時無兩今雖年長而登台尙如二十許人樊山嵐秋曲推許極至自以訟事入獄年餘藝事稍退有時不及朱桂芳之嚴緊然奮發時尙極佳也桂芳臉板腰直貌亦遠遜嵐秋闔朱以外繼者尙無其人也

小生自徐小香王楞仙以後無全才朱素雲能唱程繼仙能做今素雲已頹敗矣稱穩鍊者獨繼仙耳妙香以青衫改習時有酸氣又無武工然爲蘭芳必不可少之人甚矣才難也程連喜英秀飾周瑜最工吾最賞之惜其頹放自甘藝日退矣茹富蘭英俊他日或有可望將來能與程豔秋配戲者必富蘭也

侯俊山技藝之精能無以上之當徽班極盛時恒排斥梆子不許闌入故大柵欄一帶無梆子也自侯俊山馳譽一時極爲張子青相國所賞每堂會必首招俊山徐頌閣相國亦極譽俊山

程長庚掌三慶時無如之何但暗詈之而已俊山色藝冠絕當時吾二十年前見俊山劇時已四十餘矣其八大錘一齣近年曾再演義務戲吾皆觀之見者皆謂其純然徐小香今程繼仙之八大錘已不惡矣若較之俊山則相去遠矣

花旦自以田桂鳳爲勝絕惟年髻已高世人重色輕藝故桂鳳不爲時流所推獨老輩恒道之耳然其細膩靈活迥非後輩所能及也自璧雲漸老後都中已無良花旦芙蓉草艷冶自喜白牡丹亦不失爲中駒小翠花過於蕩佚芙蓉草若不失音惟此子足以稱能也

吾生平觀劇其第一滿意者爲老譚與田桂鳳合演坐樓殺惜吾觀老譚是戲凡三次矣其第一次與楊小朶合演一次與路三寶合演配角雖不惡然較之桂鳳則遜多矣當桂鳳盛時老

譚恆爲所窘常有老譚演壓軸桂鳳演大軸老譚戲完坐客無一人走者若桂鳳演在老譚之先桂鳳戲畢走者遂多老譚乃大悲桂鳳嘗以送灰麪之頑笑戲演在老譚空城計之後座客無一退席者可見其當時之力量矣每與老譚配戲老譚扮完專候桂鳳洗指甲至半鐘之久老譚無如何也用是之故兩人意見頗深桂鳳年鬻漸衰久不登臺兩人已久不合演矣吾曾於湖廣館見其合演坐樓殺惜兩人各不相讓當坐樓時閻婆惜耍笑宋公明極其頑弄老譚不能堪也老譚曰我們兩人有二十年交情須要爲我留點面子桂鳳曰誰人不知我們兩人的交情還留什麼面子及至殺惜時老譚氣悶已久乃抖擻精神作種種身段總不將婆惜殺死桂鳳困極求饒云您早點把我殺了罷閻座爲之大笑此劇較平時多演兩刻鐘吾見老譚

劇無如此竭力者可謂盡態極妍矣

一劇配角之整齊以光緒末年老譚在中和園之轅門斬子爲最老譚飾楊六郎龔雲甫飾太君賈洪林飾八王金秀山郎德山飾焦孟二將朱素雲飾楊宗保王瑤卿飾穆桂英王長林飾木瓜朱王蓋兼演鎗挑穆天王也此劇祇演過一次而已民國元年廣德樓義務戲之八蜡廟配角之整齊爲一時之冠老譚飾褚彪楊小樓飾費德功俞振庭飾黃天霸張毓庭飾施公賈洪林飾院公梅蘭芳飾小姐王蕙芳飾丫頭九陣風飾張桂蘭可謂珠聯璧合極一時之盛矣前年馮總裁堂會亦有是劇譚賈張已逝易以余叔岩高慶奎王鳳卿其小姐丫頭則爲尙小雲程艷秋其張桂蘭則爲黃潤卿一時詫爲僅有然以較廣德樓之八蜡廟則減色矣此天之所限不能強求也及梁議長宴

客於江西會館三井洋行宴客於那園皆照式再演此劇謂之爲豪舉則可頻頻演之便不足重矣

老何九爲崑淨第一其火判山門嫁妹等劇皆非他人所能及也自崑劇不爲世所重老何九困於衣食不能不出演每唱前三齣戲演畢得錢數吊貫酒還家一醉高臥而已觀劇者恒不及見何九即見亦不之重也民國二年徐佛蘇嫁妹於藍公武吾爲特召何九演嫁妹一齣座客多讚賞不知此即每日演前三齣之淨角也近者侯益隆之嫁妹功架甚佳已極難得較之何九則火氣過重不及何九之神氣倨慢也

金秀山爲黃潤甫之弟子嗓音闊大沈厚自秀山沒後已無好黑頭矣老黃三唱工自成一派做工極佳秀山不能及也劉鴻昇唱黑頭甚好久不演唱自去年堂會始有令其唱黑頭戲者

其草橋關探陰山等皆甚有韻味勝於其唱鬚生也裘桂仙於諸老并盡之時亦算首屈一指然多病不能常演又不長做工視前輩固遠遜也

吾曾見俞菊笙與余玉琴合演兒女英雄傳菊笙飾鄧九公玉琴飾十三妹各極其能非後輩所能及也

丑角如劉趕三羅百歲劉七趙大鼻皆有名趕三最爲時所稱趙大鼻始好說新名詞今張文斌實摹仿大鼻者也百歲劉七皆丑角之錚錚者近惟蕭長華最佳已非堂會不出演矣丑角要靈雋而不俗二順可謂不俗矣李敬山俗而且惡最下矣

吾於辛丑年見七盞燈於漢口時方十六七歲明艷佚麗殆無其匹至今每一念及猶恍見華燈之下有此絕代麗人也至丙午見之滬上尙當其最盛時明麗雖稍減仍極妍也其時小子

和方有盛名常雙雙出演可稱雙璧其後易名毛韻珂已不甚爲時所重去年見毛馮於滬上并蒼然矣不勝今昔之感然吾論明艷之姿尙無逾於辛壬間之七盞燈者

王琴儂篤守陳德霖家法唱工極有法度青衫之正宗也弱冠時極爲粵人陳君所厚陳君貧儒館京宦家日夕與琴儂相見待之極誠篤陳君歿於旅邸琴儂臨哭甚哀每語及陳君輒爲歔歔趙聲伯亦與琴儂甚厚聲伯小楷爲海內之冠爲琴儂書至多至今二十年往還尙甚密也

朱幼芬小時端秀而又嬌柔王蕙芳爲朱家弟子時並十二三歲幼芬每爲蕙芳所欺幼芬善哭嘗語余曰蕙芳常欺負我我娘向著蕙芳不理我其嬌態猶在目也吾當時曾書贈仙歌一闋云露華痕泣愛紫藤花下忺整羅衣鎖相見似銜餘鳳子嬌

到鸞雛元不是阿母宮中靈眷春雲齊喚起佇笑停歌纖月鈎
簾恣流眄雙戲逗微噴玉女牕前頻掩抑淚珠偷嚙要商量清
尊替花憐莫紅豆輕拋那人愁徧久不存稿苦費追憶也

陸鳳琴初名小瑣楊小朶之弟子也今已不爲時所稱然其十
三四歲時輕盈婉妙固可兒也吾曾有詩云複幃華燈灑鈎簾
風力微身輕小垂手襟重五銖衣春酒流鶯勸汀蘋白馬歸塗
妝舞么鳳相賞莫相違久已不爲輕艷之詞此稿亦不存矣

從前徽班子弟無習梆子者獨羅小寶以梆子高響入雲清越
無對前此所未有也自倒嗓後改習皮黃鬚生亦有譚味然已
不能自振矣

友人陳劍秋豪飲洪醉每揭他人帽覆火爐上爇之以爲笑樂
時妙香琴儂叔岩幼芬等皆戴貂冠皆及門脫帽而後入吾口

占詩贈劍秋云狂奴何止塵軒冕時輩儒冠亦可溲贏得酒闌
驚燕帽一時菊部盡科頭今已不復此景矣

妙香有弟曰蘅香行七貌勝於妙香甚溫婉唱青衣頗佳已逝
世矣琴儂有弟曰簫儂貌亦秀倩亦習旦角終不出臺幼芬有
兄曰小芬甫芳之姊夫也今困不能自立恃食於蘭芳而已

張定武昔愛胡素仙王蕙芳出資爲二伶開德意樓西菜館素
仙自爲管帳定武日必至焉香廠於元節設茶棚吾嘗見定武
以紅圍車讓蕙芳坐而自騎馬從其後不爲怪也定武帥衮州
日作壽其座客有宗教之張天師及衍聖公孔令貽宗室之恭
親王溥偉泰山斗姥宮之老尼姑慧霖上海老妓林黛玉及老
伶官某某與胡素仙王蕙芳等可謂五光十色矣

世人每以梅蘭芳爲定武所賞資助甚豐此說大誤蘭芳小時

樸訥不爲定武所賞莫然視之而已世蓋誤以蕙芳之事爲蘭芳也

武昌革命之日老譚在西城新豐市場演空城計吾往聽之及次年黃克強等入都天樂園演義務戲都人恭維黃克強全包正座樓其請聽老譚戲滿目西裝偉人是晚亦演空城計吾亦往聽似不知老譚心中作如何感想耳

舊制每遇國卹四海遏密八音三年其時伶人最困苦矣一百日後戲園中漸有清唱不穿形頭不開大鑼鼓其後漸有形頭惟不穿紅衣一年以後漸復舊觀矣戊申兩宮大喪未及一年戲園已還舊觀禁令蓋漸弛矣

國會初開有欲舉田際雲爲議員者項城語人曰想九霄若作議員吾將以總統一席讓譚鑫培也項城有稱帝之意而尙僞

辭謝張季直入謁諷止之項城曰若民意趨向帝制吾必退位以帝位還諸清室或朱明之後人朱啟鈴朱瑞皆明裔也季直退而語吾曰豈但朱啟鈴朱瑞尙有朱素雲朱幼芬亦明裔也及項城取消帝制時所製備之九龍袍未及用有傳其以賜劉鴻昇者此太滑稽無是事也

項城曾令人編一劇付第一舞臺令其演唱其劇名余忘之矣楊小樓飾張勳慈瑞泉飾孫文其後有人諫止遂未演也有謂在公府曾演過一次未知確否然第一舞臺確已排過此劇矣吾曾見貝勒載濤演金錢豹飛虎山武工極精肅親王善耆全家皆能演劇常父子兄弟登臺一日孝欽后問爾不盡心官事終日演劇何也善耆叩頭言臣母老嗜劇臣不能日召優伶故率子弟舞綵爲娛耳后乃稱善一日演翠屏山之石秀舞刀傷

額頗重因此乞假貝子溥倫少時甚美善演潘巧雲蓋天潢貴
旅席豐履厚無事可爲皆致力於戲故常有不識字無有不識
戲者蓋不獨侗厚齋爲獨擅也但厚齋色色精到音樂之外詞
翰繪事賞鑒無不精能蓋兼有唐莊宗李後主之長又非其他
天潢所能企及耳

老譚嘗以漁翁裝畫像介余代求梁任公題詩任公有句云四
海一人譚鑫培此語已傳徧中外矣余亦有題詩今忘之矣

盤絲洞一劇以梅巧玲爲最擅長樊山翁曾觀之其後楊小朶
亦演之他人不敢演也蓋是劇作露體裝非雪白豐肌不能肖
耳廣德樓之義務戲有五花洞旦角五人同時並唱爲陳德霖
孫貽雲孫喜雲吳彩霞朱幼芬等亦極絢爛也

庚子國變後瘡痍初復回鑾後吾入都每夕必集韓潭日夕所

見者琴儂妙香叔岩幼芬也每夕必聽歌嘗有詩云銀燭秋堂
罷聽歌四更風露怯衣羅當筵送酒花枝暖忍向尊前喚奈何
追歡分付紫檀槽別有傷心託濁醪不樂衣冠馳九陌且拋心
力爲伊曹其時拜客雖盛夏必具衣冠坐騾車甚以爲苦也忽
忽二十年吾之心力亦但樂爲伊曹費耳宮中日必演劇老譚
排日宣召賞賚頗豐吾有詩云賀老登場萬口瘖霓裳舊譜已
重尋內家排日傳呼進口勅頻聞有賜金爲老譚詠也狄楚青
有句云國自興亡誰管得滿街爭說叫天兒即在此時也

王鳳卿好翁覃溪書所藏至夥一夕吾與梁節菴顧印伯易石
甫陳石遺集其家鳳卿徧出所藏乞題節菴甚樂乃各爲一詩
題其上鳳卿嘗藏梁任公小楷金面摺扇甚寶愛之當黨禁時
扇鏹甚固不敢示人入民國後乃裝潢求題鳳卿又丐余彷彿唐

人寫經書華嚴一則並丐慶小山畫佛其端裝手卷珍護之其嗜好亦非後輩所能及也

瑤卿盛時揮極霍其所居東城椿樹胡同之大宅後售與人即項城時施愚之所居也施愚爲其太翁祝壽瑤卿至其故宅演劇不能無感愴嘗爲吾道之昔中山王徐達故宅易爲官廨其孫貧困代人受杖即其故居之大堂也瑤卿所感得無類是鳳卿之子少卿唱鬚生學老譚不師鳳卿也今改操胡琴頗佳常爲其父操絃昔時鳳卿之琴師爲田寶林陳德霖之師也已老矣胡琴不及少卿之入聽也

山陰魏匏公奇俠名士客居津門今老矣劇學淵深其抄舊劇本自程長庚以至譚鑫培合四百餘齣皆能自唱其規律極嚴劇界老輩皆敬事之惜嗓音不濟天限之也每唱必十餘齣歷

數時不倦恒拉薛鳳池爲操胡琴與譚鑫培梅雨田陳德霖甚厚鳳卿慧寶叔岩皆敬畏之者也一日雨田至津集酒樓爲魏三操絃數時不輟雨田手腫數日不能操絃陳彥衡每爲其所窘魏三不恒至京至則住鳳卿或叔岩家不造士大夫也袁雲臺嘗問匏公時局糾紛至此公有何感想匏公勃然曰此當問君家父子奚問我耶舉座爲之色變蓋項城極盛時也

吳順林之富厚爲優伶第一家吳穉禪其子也穉禪爲姚佩秋之姊夫昔唱鬚生今改老旦每出演不拿戲份蓋不在乎此也佩秋之姊妹一嫁穉禪極富一嫁陸華雲之姪小香之子寶珊極貧寶珊唱小生不能自立姊妹之間太相形見絀矣

蘭芳之岳王佩僊生五女一適遲子俊一適遲月亭一適姚佩蘭一適梅蘭芳承能自立

陳德霖時慧寶爲郎舅楊小朶王瑤卿爲郎舅王蕙芳梅蘭芳中表而爲郎舅姜妙香之與王蕙芳九陣風之與桂芳亦郎舅也王蕙芳之妹適黃潤卿蓋蘭芳爲之蹇修也凡名伶無不有幾重姻戚蓋昔時界限甚嚴伶界不能與外行結姻今則稍弛矣

陳德霖所談之梨園四大名家曰任小鳳劉趕三錢阿四譚叫天小鳳本京人桐華堂主人隸四喜部唱旦劉趕三天津人保身堂主人隸永勝奎部唱丑兼鬚生能戲甚多錢阿四蘇州人瑞春主人隸四喜部唱崑旦爲名生陳金爵之婿梅巧玲之連襟也王鳳卿爲其孫婿今之小生錢俊仙其孫也俊仙門首猶榜瑞春堂數十年物也

余紫雲號硯芬爲梅巧玲之弟子湖北羅田縣人其父三勝爲

勝春主人叔岩昔稱小小余三勝門首猶榜勝春也今叔岩與蘭芳相得益彰交誼彌篤矣

徐小香爲岫雲堂主人有弟子五人曰如雲多雲度雲綺雲若雲並有美名京曹王小鐵書五雲深處楹榜貽之甚傳於時如雲小香子習崑且多雲習崑生度雲綺雲並演崑生度雲後改小生今尙存爲教戲師餘並歿矣

梅巧玲主景齋堂其弟子皆以雲字取名皆擅名一時一劉倩雲習崑且今朱幼芬之婦翁也二王佩雲三王湘雲皆梅蘭芳婦翁王佩仙胞弟四余紫雲叔岩之父五張瑞雲幼芬之姑丈也六孫馥雲武且有勝名七陳嘯雲今程豔秋之教師也八朱靄雲號霞芬幼芬之父也九姚意雲佩秋佩蘭之父十周倚雲武且十一鄭燕雲即二奎之兄今爲胡琴師其餘名不甚顯

楊隆壽與梅巧玲同輩相善以女妻巧玲次子二瑣蓋蘭芳之外曾祖也以武生有盛名主小榮春科班楊小樓董福年程繼仙皆其弟子也

小樓滿科後不爲時所重常爲同業所欺憤欲自戕嘗赴永定門外自沉於河遇救而免乃發憤力學俞菊仙收爲弟子數年盡得其傳至今名冠儕輩皆昔時困學之效也俞振庭以粗暴橫厲酗酒漁色不爲其父所喜故不能傳其家學然席乃父之蔭猶稱霸於梨園其才亦足稱也

南府伶官多江蘇人蓋南巡時供奉子弟挈以還京置之宮側號南府子弟皆挈眷居焉其時江蘇歲選年少貌美者進之嘉慶後漸選安徽人皆納之南府道光後南府皆居太監伶人乃不得挈眷矣光緒間時小福喬蕙蘭陳德霖輩皆曾供奉者也

每年甯壽宮初演劇皆先跳靈官皆分配伶人飾之頭一對爲時小福王楞仙其後易以喬蕙蘭

光緒丙子菊榜狀元朱霞芬榜眼蔣雙鳳探花孟金喜字如秋皆甚美如秋尤妍麗今鬚生孟小如之父也易石甫最眷之去年石甫贈程艷秋詩云不見如秋見艷秋如秋即指金喜也當時年少崑旦恒唱蕩湖船女兒國打連廂等戲必以崑丑楊三配演楊三有盛名沒後京師有一聯語云楊三死後無崑丑李二先生是漢奸當時風氣錮塞凡達外情與外國人交際者皆目爲漢奸李文忠最爲時所掙擊者也

時小福有二弟子曰王福兒曰顧壽兒福兒即琴儂之父也貌豐豔琴儂似之壽兒字玉仙有富豪汪韶九以九千金爲之脫籍易石甫時以蘇藩公子少年名士赴試在都甚暱愛之嘗偕

于晦若與玉仙三人並騎游圓明園玉仙墮馬折一齒大爲時人所詬厲石甫旋以道員赴官汴梁載玉仙以去相依數年頗有所獲買宅蘇州終老焉

朱蓮芬唱崑旦兼崑亂爲潘伯寅尙書所賞摹尙書甚肖常作書署潘欸或不能辨也其子小八唱鬚生娶小朶之姊已并逝世矣

樊樊山爲梅畹華詠天河配作明河篇云五十年前菊部頭芷秋豔儂炫霓羽芷秋姓沈唱崑旦艷儂姓李唱崑生兼青衫芷秋工演游園驚夢鵲橋密誓梳妝擲戟恒與豔儂合演也

張紫仙本名敬福爲曹春山弟子唱崑旦兼青衫今在梨園爲最老輩年六十餘矣其發音幽細惟不講求板眼王琴儂嘗戲效之以爲樂甚肖也以老輩故不敢詆之耳

梅巧玲余紫雲皆青衫花衫兼演巧玲且演思志誠紫雲演打
麵缸貪歡報雙搖會翠屏山今人有力詆梅蘭芳兼演花衫者
非達論也今人既奉紫雲爲青衫泰斗如上列劇目蘭芳固未
嘗演也時小福喬蕙蘭皆以挑簾裁衣得名喬蕙蘭陳德霖皆
善演打花鼓德霖嘗告蘭芳謂爾欲學花鼓京師惟我能教此
外無第二人蘭芳既從德霖學會此戲終未嘗演去年天樂園
崑班懸牌謂已排成挑簾裁衣爲小報攻擊甚厲終不敢演亦
可謂所見不廣矣

程豔秋以青衫兼習刀馬且有聞而婉惜者謂從此不復爲純
粹青衣矣不知前輩名伶必文武崑亂兼習方能特出冠時若
拘守青衫老戲十餘齣則旦角之途太狹矣

梅蘭芳初次演尼姑思凡於吉祥園張季直熊秉三梁任公並

坐臺前第一排座時人謂第一流閣員同時出席云

御史江春霖骨鯁伉直屢劾慶親王奕劻袁項城朝貴極畏之然偏眷孟小如當小如小且改習鬚生時江御史出五百金爲小如置形頭時人比之宋廣平梅花賦云

貝子載振眷南妓謝珊珊一夕與珊珊合演劇於城東某花園珊珊親爲貝子傅粉御史張元奇露章劾之明諭責載振吾當時曾撰一傳奇志其事詞藻頗豔以畏權貴不敢示人今稿已失去矣女妓之名見上諭者爲謝珊珊與女伶楊翠喜皆載振事也楊翠喜之案牽動朝局甚大瞿善化之被逐岑西林之移官袁項城之入相皆緣此案而起翠喜爲傳人矣翠喜明麗光照四座吾在津屢見之王克琴與齊名不能及也克琴後適張定武翠喜仍在王小五家今年長矣京師向禁女伶女伶獨盛

於天津庚子聯軍入京後津伶乘間入都一演唱回鑾後復厲禁矣入民國俞振庭以營業不振乃招津中女伶入京演於文明園金玉蘭孫一清皆俞五所羅致也是爲女伶入京之始其時尚男女同班合演瑤卿鳳卿皆同班也迨金孫演畢座客散者遂多瑤卿等乃大憤力請於警廳厲行男女分班以窘之不及兩月完全女班成立日益發達男班乃大受其影響非瑤卿等所及料也孫一清被賞於某公子旋取之去易石甫記之以詩有云銅臺高聳濁漳橫飛去美人天四更石甫幾以此得禍焉劉喜奎以避張定武之壓迫匆遽入都不一月而傾動都下老譚亦受其影響又非老譚之所及料也老譚晚年以男厄於梅蘭芳女厄於劉喜奎嘗引以爲憾亦伶界奇變之局也

從前大軸戲必武生老生也自梅蘭芳崛起幾於每唱必大軸

若老譚在後尙可支持至於楊小樓則屢受奇窘矣老譚若不
死不知能長久支持否未可定也

翰部叢譚終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雙肇樓校刊

宣南零夢錄序

宣南零夢錄一卷亡友番禺沈南野謨君儼椽舊京數十載自其少時即好爲花月冶遊有承平公子故態文采風流一時無出其右此編乃暮年戢影追記當時雅遊之跡並及同光間遣聞軼事談空選色雋不害桃蹊芳擷腴縵而有則蓋假文字之郵抒海桑之感者也君歿已十稔遺著散佚殆盡次溪張子嘗及君門珍藏此稿屬纂燕都梨園史料以僕一言聳懇亟爲校印藉廣厥傳是莛莛者於君生平譔述不過如海之一滴火之一星而瓊瑰未化掌故猶存使非次溪篤念本師勇於闡述則將并此而無傳君或有知又何恫焉其曰宣南零夢錄者君所自署今仍其朔也中華民國二十有三年十一月吳江黃復序

東莞張生次溪以沈太侔先生遺著宣南零夢錄屬題

番禺許之衡

四海人知南野名
焚餘流布亦菁英
投詩交遍長安道
風義於今屬後生

宣南零夢錄題詞

魯灘王質生

潦倒詞人此下場
一編叢錄記滄桑
閒情旖旎言煩瑣
足匹風流越縵堂

結廬人境耐孤喧
塞上荒涼印雪痕
太息沈郎腰瘦盡
落花無語月黃昏

一棺蕭寺有誰憐
影事何堪憶往年
本是玉堂詞筆妙
如何只泛孝廉船

師誼情深張次溪
搜求遺稿費參稽
楸陰感舊今猶昔
怕聽春風杜宇啼

宣南零夢錄

番禺沈太侔先生著

門人東莞張江裁輯

光緒乙亥余年十一侍先慈入京是爲三慶四喜最盛時代池

子每座當十錢六百文後增至八百每百枚合當十銅元一枚樓上每桌當

十錢六千後增至八千每千合當十銅元十枚官座由十八千增至二十

四千樓之兩旁近戲臺處三桌每屆臘月三慶演三國志四喜

演全本五彩輿兩班角色均極齊全尋常戲碼必有崑曲一二

折堂會戲尤推重朱蓮芬光緒甲申後崑戲忽然絕響亦甚奇

也甲午中日事起戰雲瀰漫奉先嚴電諭攜眷出京甲辰乃復

北來此十年中大端如戊戌之政變庚子之播遷瑣事如梨園

之興衰名伶之存歿余皆聞而知之或檢閱津申報紙東鱗西

爪探索一二宣統庚戌客游雞林獲交談君小蓮談君精音律

能度曲亦嗜皮簧嘗爲余言庚子以前並無卓卓名

余在京時嘗與譚伶

關鏗蟀賽馬據其自言每日擊戲份三十千談君之言確也

庚子而後名忽大噪九城婦孺

幾無不知小叫天者然觀譚伶之面枯如人臘瘦若殭屍聆譚之聲幽咽蒼涼如鴻嗷如鶴唳試與孫菊仙黃鐘大呂較譚調實商角也亡國之音哀甚非吉徵奈何余友此言可謂不幸而中果未一年清社遂屋近來社會漸有厭惡舊戲之觀念今後之中華民國喪亂伊於胡底余縱能預料殊不忍言談君墓拱木已

余辛亥入關此君於壬子冬客死雞林

餘子醉生夢死宇宙雖大能於此中

默參消息者恐無幾人是亦大可哀也已

余於光緒甲午出京庚子以後譚伶名震九城余不及見迨甲辰再來京因右耳尙聞歌聲間亦涉足梨園惟譚伶不常登臺即登臺矣而好座不易得因余必坐近戲臺始能聽也今就余

所聆譚伶各戲憶而存之雖年月不盡記想亦一般譚迷者所樂知也譚伶爲中和園臺柱丙午秋冬間常不登臺以致顧曲者日少每日有上二三百座之時十一月初一後譚伶忽然振刷精神除傳差及堂會外無日不演自是座爲之滿舊作有云四圍加凳子尺地一圓錢爲中和園詠嗟呼萬人空巷之盛況叫天死後不復再見世運日降此其小焉者也是月十一日譚伶與王瑤卿合演汾河灣老生青衣皆京中第一角色其作工則一舉一動無不入妙唱工則一句一字無不精神歎觀止矣十二日譚伶演洪洋洞此其拿手好戲座客甚夥正在演唱西樓上有三四人大聲喝彩其聲如連珠銃又如驢鳴如犬吠後臺各人迭出諷言叫天則不動聲色極力演唱乃喝彩之人變喝彩爲狂罵詈及叫天一時樓上下觀者咸抱不平非常擾亂

互相謾罵戲亦中止矣聞喝彩之人爲該園守望巡警帶走自是中和又停演多日某公在湖廣會館演壽戲玉成班底加外串譚伶演兩折白天演桑園寄子晚演碰碑宋賢云詩以窮而後工余爲之易一言曰戲以哀而後工叫天之工工於哀也是日三麻子演水淹七軍亦稱絕唱某日中和園演御碑亭譚鑫培去王有道德俊如去柳春生王瑤卿去孟月華工力悉敵無毫髮憾及今追憶真成廣陵散矣又某日演搜孤救孤譚鑫培賈洪林去公孫杵臼及程嬰金秀山去屠岸賈名角薈萃於一齣中此亦極難得者譚伶爲老生領袖固已無人不知而其演唱恆不守成法腔調之高下音節之長短均自出機杼令人無從捉摸故叫天登臺須輔以好胡琴大瑣之胡琴能隨其腔調音節高下長短左宜右有無不如意而叫天之唱工乃愈佳而

大瓊之胡琴亦益著是可謂中和園之二妙譚伶演戰長沙及與王瑤卿演轅門斬子余亦曾往觀辛亥以後曾於兩旬之中觀譚伶演碰碑一次賣馬一次同觀某友滑稽之流亦有心人也有感賦一首云已無天可叫淒絕老何戡猶是當年曲居然亡國音碑存誰肯碰鏑當莫沉吟我亦男兒漢無錢抱恨深當去聲男兒漢及無錢云云皆秦瓊所唱詞也

先嚴由庶吉士改官銓部自是即未回粵京外官垂三十年公私事悉載之日記迄壬寅棄養日記五十餘冊扁鑰一箱比欲移居啓鑰檢晾於箱底成束中有戲單一紙多所塗乙當是新春同鄉京官團拜戲目草底細閱一過真有此曲天上難得人間之感茲照錄於下連環套

楊月樓寶峯

黑風帕

何山俊

拾

玉鐲

田際雲

五花洞

石頭仙

背娃入府

田桂三

長板坡

楊月樓

王三石頭

芷仙盧

蕩湖船

楊三秦雲華雲

審刺客

盧台子

此行塗去改寫讓成都

汪大

紅鸞喜

趕三鳳

燈戲盤絲洞

巧玲挂雲紫雲

彩珠萬雲月樓

另一行寫陳子

芳三字下云由那琴軒溥倬雲代約戲碼臨時再定按那丈與先嚴有金蘭之契時官某部郎甚貧乏溥丈係宗室與先嚴同部陳子芳係票友以花旦著名聞尙生存也此戲單爲夾在日記册便可考其年月惜雜置殘叢耳然秦雲華雲尙演蕩湖船其年齡必在十四五左右以此推測當是光緒壬午癸未間團拜夜戲單以好戲皆在燈後開演耳二雲乃師兄弟秦雲眉目如畫溺於色而事母至孝與山泉笑梅校書暱

笑梅即人迷

旦旦而

伐出師未久即憔悴不堪華雲出師後有志自立初學小生繼改武小生余甲午出京華雲尙充配角迨余再入京已以武小生著名曾組某戲班成班甫逾年一病不起余甚惜之秦雲爲

余所賞華雲爲余友鄒卓南所眷少日風流不堪回首我生多
感乃復拾此零夢亦以秦雲能孝其親華雲知所自立不可不
傳耳

華年瞥若逝波影事多於蔓草昔人句云夜深偶憶少年事夢
啼清淚紅闌干今昔之感亦復誰能遣此曩客雞林眷女伶尹
桂蘭曾賦觀劇雜詩數十首爲彼都人士所傳誦迨避地漢皋
又賞女伶十三旦及碧雲霞男伶芙蓉草及小桂和贈詩至百
餘首之多迄今思之無異一場春夢舊句老尙能狂只自哀七
言不足盡余之生平比讀程自鏡君佳作所謂無袁彥道叫絕
之豪依然技癢有賈伯堅相思之曲未遽情忘此兩聯不啻代
余寫照直可作余生誄偶一吟諷不知涕之何從舊夢零星拾
之不盡前已言之比來每憶飾一事輒棖觸不巳行將拋却綺

懷別尋消遣今茲所拾仍是前塵也梅大瑱初名竹芬十六七歲時余曾招之侑酒既至則歛襟默作沈靜端莊類大家閨秀肥白如瓠雙靨紅潤若傅脂粉同人擬以荷露粉垂杏花煙潤八字謂其神似薛寶釵也後忽不見聞已改行習絃索及余再入京有梅大瑱胡琴一時無兩者試往聆之始識即竹芬之變相余先後客京華三十餘年所招致諸伶及朋儕所招曾與余接席者不下百數十人今茲存者可屈指數其餘若干人直同夏日之蒼蠅秋風一掃頓爾滅跡鄉先輩楊掌生謂若輩十年爲一世洵不誣也名伶之後能不墜家聲者則有楊小樓梅蘭芳楊小朶時慧寶及俞氏昆仲朱氏昆仲亦不過數人而已時慧寶寫北碑筆力甚健曩年老友隋鼎臣招飲同席有老伶工七八人陳德霖時慧寶均在座酒闌相約往聽秦腔是日金剛

鑽演苦中苦聲淚俱下聞者傷心慧寶已有醉意喝彩聲不絕於耳今隋叟逝已數年此樂何可復得俯仰之間已成陳跡人孰無情能不悲哉

楊憶儂在諸伶中獨以狂勝嘗購西洋器皿數百元滿載一車道逢相識者卽持贈一具比到家僅剩一琉璃瓶耳又嘗賃二人肩輿乘之往來通衢昂頭四顧旁若無人游畢歸家甫入臥室大呼僕孩則有一黑醜小童應聲而至爲之解衣脫履就榻而抑搔之坐上客滿如不聞也者

朱素雲善飲工書所交多知名士與江西某君爲耐久交每來都必招素雲作十日飲行時復多所餽遺聞素雲初出師時某君即賞之至是已二十餘年交久不渝其某君與素雲之謂歟王楞仙即桂官唱小生都中小生自小香逝後當推楞仙首屈

一指後以嚙啞不常奏技暇則溜覽醫書尤精外科又有趙仙舫者二黃中之名丑俗呼爲之趙大鼻談諧入妙雅而不俗亦精歧黃術有著手成春之譽門外頌揚匾額甚多王趙二伶今都物化矣京中名伶多才多藝者頗不乏人朱蓮芬工書朱素書亦工書姜妙香精繪事近日梅蘭芳亦就名伶學畫又景善堂有蘭元者能彈琵琶是皆以一技鳴者吾輩老大無成對之有媿色矣

汪桂芬未死前數年自上海回京不願登臺堂會戲亦不到在教場幾條胡同築一外室所貯粲者僅十四歲室中陳設之華麗雖大家無以過之然桂芬並不常往也聞似此之外室有五六處之多豪哉桂芬樂哉桂芬如此快活宜其不肯唱戲也

楊靜亭所編都門叢載脫稿於光緒九年書共八冊卷末附刊

竹枝詞數十首事隔三十餘年時代變遷偶於賓筵戲誦一二
首座客多以爲聞所未聞因而徵及本事爰擇其今昔情形迥
異者移錄數首加以按語聊資談助是亦留心都門戲園掌故
者所宜知也如詞場門詠公子云翩翩公子甚斯文也向樓頭
索解醺左右玉人肩並倚不知誰是小郎君按三慶四喜春臺
各班雛伶日戲場三齣開過後咸駢立上下場門簾下向樓頭
瞻望若樓上有熟客即登樓侍坐往往主客二三人而侍坐雛
伶多至二三十輩旁觀艷羨者有人嫉妒者有人當局亦揚揚
自得其實彼等心不在戲大軸未上已各携相好赴酒樓去矣
詠官座云坐時雙脚一齊盤紅紙開來窄戲單左右並肩人似
玉滿園不向戲臺看此可與上首參觀之當時各園戲單係用
長約二寸高約一寸黃紙印成此單未送之先另有園中探得

是日戲目用紅單片開最佳之戲數齣呈諸官座各富豪挨座傳觀有願先睹爲快者閱訖賞以一二十文詠座兒錢云當十青銅一吊三付來觀戲也怡然恨他有意相欺哄牌上偏書小制錢按當時各園散座每人收京蚨一千三百文即現在當十銅元十三枚也包棹六千又有所謂官座係平連三棹間以木板每座售京蚨二十四千紳商請客必先日定官座今日戲價較當時貴十倍不止又從前名伶如譚英秀楊猴子孫菊仙每日僅拿三四千戲份現在尋常女伶每月包銀至少亦三二百元伶何不幸而生於光緒年耶

梨園舊話

倦遊逸叟撰

東莞張江裁次溪輯

弈碁從古說長安回首歡場感百端同是誤人歌舞事如何
今昔亦殊觀

我亦登場傀儡人當年袍笏跡都陳而今白鬢談天寶况是
滄桑劫後身

倦遊逸叟自題

余年幼隨任山東與諸兄弟課舉子業習聞京師梨園之盛甲
天下心雖好之徒深嚮往而已迨同治庚午應京兆試賃廡於
內城親朋時有觀劇之約雖得一新眼界而有父師鈐束按期
課藝不能數數出城也洎丙子通籍供職戎曹晨興入署從公
午後多偕友人觀劇一月中觀劇之日殆逾其半徵歌之癖遂
愈引愈深伶官中負盛名之余三勝張二奎時已先後物故而

名伶程長庚徐小香王九齡何桂山張奎官汪桂芬盧勝奎楊月樓譚鑫培俞菊生梅巧齡喜祿寶雲時小福余紫雲輩未易更僕數他如資望雖稍亞當時亦卓然稱名伶者更難縷指彼時京師梨園之盛可謂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蓋值同治中興之後天下無事世際承平氣運昌隆四民各安其業歌舞所以鳴國家之盛故伶官亦人才輩出鼓吹休明蹈厲發皇誠有莫之致而至者非偶然也嗣余從政粵西改官畿輔又擢任熱河吉林二十年中入都展觀者三暇即觀劇雖從前有名望者漸次彫零而繼起有人名伶仍賡續不絕卽梨園規則亦大致不差迨丁巳冬解組來京棋局紛紜風塵瀕洞偶一觀劇覺與耳謀與目謀者皆非昔日之所經則風俗人心與一切政治之設施皆非所習愈可知已茲將昔年歌場之所見一一詮述以質

有徵歌之癖者

咸同年間京師各班鬚生最著者爲程氏長庚余氏三勝張氏二奎程徽人余鄂人張浙人分道揚鑣各有其獨到處絕不相蒙時有三傑之目以大名家的詩喻之程如老杜之沈雄翁闢陰陽牢籠衆有其音調之高朗作派之精到真有天風海濤金鐘大鏞莫能擬其所到之概余如韋孟之閒適空山鼓琴沈思獨往觀者如游名園花木翳蒼中如聞幽鳥一鳴塵襟爲之一滌張如沈宋之應制各體堂皇冠冕風度端凝復加錘鍊之功則摩詰嘉州之早朝大明宮一洗箏琶凡響矣蓋嘗論之程則卓然大家余張則名家之自標一幟者也鼎足而三各執牛耳於菊部後有作者弗可及

程余張三伶佳劇極多不能殫述其尤爲傑出者程則華容道

戰長沙捉放罵曹樊城昭關魚腸劍最爲出色至羣英會鎮瀘州舉鼎觀畫諸劇有徐小香小生襯之則更精美無極矣余則桑園寄子空城計摔琴碰碑珠簾寨等劇張則打金枝探母五雷陣金水橋等劇皆獨出冠時觀之令人神旺

程伶不唱二簧反調不解其故至諸葛公之劇只演安五路天水關兩齣詢其何以不演戰北原空城計諸劇據謂殊失諸葛公謹慎身分又詢何以不演薛平貴趕三關武家坡算糧登殿諸劇則謂以其不近情理之故蓋其識過他伶遠矣程伶崑劇最多故其字眼清楚極抑揚吞吐之妙亂彈唱乙字調穿雲裂石餘音繞梁而高亢之中又別具沈雄之致視他伶之徒唱高調聽之索然無韻者殆有霄壤之殊而又四平八穩無所謂行腔更無所珍惜忌人學步不求異人而人自不能及故各名伶

皆有派而程伶無派汪桂芬固趨步於程伶者然響遏行雲自具幽燕老將之概各極其妙殊不相蒙獨吾友周君子衡每一發音揚之高華按之沈實與程可稱瑜亮蓋其喉音天然與程相似非盡由學步而來獨記四十年前與周君會飲福興居周君高唱昭關全齣程在窗外潛聽點額者再蓋其相契者漸矣但梨園中程以外不再見有其人耳然則程之獨擅勝場推爲戲劇大家洵無愧色

余三勝於三國演義一書素所研習頗能貫串其詞句記得某科團拜堂會有鉅公欲令程余張三伶共演一劇提調戲事者令三人自行商酌議定演戰成都程飾劉璋張飾劉先主余飾馬超僉謂此劇之馬超無可表見迨余登場於劉璋詰問其因何投降劉先生超將劉璋如何閹弱先生如何仁義且爲景帝

裔孫譜系班班可考人心所附天命歸之棄暗投明實由於此
洋洋數十語頓挫有法英氣逼人觀者無不拍掌蓋程張此劇
之佳在人意中余之競勝爭奇出人意外也能者固不可測哉
張二奎最擅長袍帶戲其打金枝金烏東升一段儼有九天闔
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氣概蓋其儀表既英偉而喉音嘹
唳又復高唱入雲演劇者神動天隨觀劇者心傾意滿名伶之
移人情處固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至張劇西皮調爲多板眼極
遲緩宗之者目爲奎派迄今五六十年奎派猶相沿不絕一似
必效其唱法始合軌轍者可謂能自闢風氣者矣

王九齡喉音清脆如初彘簧如新調舌能令聽者心曠神怡如
除三害罵王朗戰蒲關五彩輿之海剛峰宮門掛帶之唐高祖
皆其擅長之劇當時梨園中無第二人演此數劇者程長庚亦

稱其獨擅勝場揆他伶不演此數劇之心理以爲効顰而增醜不如不効之爲愈其心原爲己而非爲人而不與人爭長即所以讓善俯仰數十年余猶及見此古風感慨係之矣

汪桂芬又名大頭本安義堂弟子滿師後殊偃蹇先在三慶班與程長庚司胡琴間演老旦之劇而程伶之唱工白口身段臺步做派無不默識而心通但其喉音剛浮於柔程則柔寓於剛故與程同唱高調而意趣各別蓋程如杜詩之精深博大無美不臻汪如蘇辛詞之豪邁縱橫舉頭天外相似而不相似非僅毫釐之差余觀二伶之劇多矣體驗頗久非謬言也盧勝奎學余三勝者也隸三慶班時與程伶配演其專演者如碰碑珠簾寨空城計等劇皆規仿余伶惟妙惟肖其爭勝處不但不刪減詞句且復多多益善如碰碑之反調多至數十句空城計於王

平差人獻地圖時上場添正板改二六一
大段鳳鳴關表功二
六一段較他伶多至數倍其詞句之抑揚高下又參互錯綜以
變化之自然引人入勝余常與之間談盧謂余曰三國演義固
小說家言吾嘗取陳志校核之雖不無增飾裝點而相合處頗
多伶人有此談論亦難能可貴矣

張奎官不唱高調卻極有韻致蓋嗓音幽細劇家所謂雲遮月
者其宗派與余三勝相近但余唱漢調塗徑微有不同其最擅
長者如一捧雪之搜盃審頭刺湯雪杯圓天雷報法場換子等
劇皆注重作派低徊往復宛轉關生耐人尋繹其尤出色者一
捧雪蘇州堂一齣描摹義僕願以身代死情狀可使觀者隕涕
昔人謂戲劇之佳者可以感發人心裨益風俗良不誣也

楊月樓爲張二奎弟子其所演探母打金枝取洛陽五雷陣牧

羊圈等劇恪守師門衣鉢觀者咸稱其不墜宗風但楊本以武生著名後始兼演鬚生二者並負盛譽予獨喜其武生各劇如惡虎村連環套之飾黃天霸昊天關之飾趙義賈家樓之飾唐璧皆奕奕有神與他伶迥異至長板坡之飾趙雲每歲只演一次大率在臘月封臺前二三日獻技癖好者渴想至一年之久始得一觀無不目眩神搖如覩順平侯颯爽英姿當日與魏將十盪十抉揮戈酣戰時情狀真絕技也其子小樓今亦以武生得名亦以長板坡一劇博觀者之贊賞余亦屢屢觀之遇其高興演此劇時實不愧爲肯構之子然六十餘年前之事矣余常論之陸抗爲孫吳名將然視其父帷幄運籌火燒連營七百里之偉烈似有未逮即懸揣小樓之心諒亦不敢信其能跨竈也譚鑫培名金福後以字行湖北人與其父同隸三慶班其父演

老旦劇鑫培演武生劇其父嗓音高亢同人以叫天目之其原名反晦余屢觀其劇年雖老而所唱之漢調娓娓可聽鑫培既知名人遂以老叫天小叫天分屬其父子焉鑫培於光緒八九年後始漸以演鬚生戲著名馳譽二十年之久宗之者如衆水歸壑駁駁乎無不奉爲泰斗矣然於程長庚掌班時輒躍躍欲試思演鬚生之劇而程不許嗣其父與其伯叔行爲之力請謂後輩爭強愛好何妨試令爲之程曰我之戲渠敢演乎僉曰渠何至謬妄若此令演班長從來不演之戰北原可乎強而後可余是日適遇其演此劇觀者無不驚訝蓋不悉個中情事也此劇將完余到後臺探詢此事原委見程謂之曰雖屬難能亦不過爾爾汝之武生劇若精進不懈將來可獨出冠時毋見異思遷也當時深有味乎其言程掌班時余觀其鬚生戲只此一齣

迨己丑展觀入都譚已在中和園立同春班爲班主鬚生劇常
常演之武生劇如景星慶雲不易覩矣譚之身材修短合度功
夫極純熟加以喉音清亮白口爽利扮演武生戲尤於靠把爲
宜其擅長者如定軍山之黃忠陽平關黃鶴樓之趙雲挑滑車
之高寵神完氣足觀聽一新尤佳在光采奕奕中別具一種儒
雅氣象辛巳歲乙亥科團拜余值年提調戲事延吾友孫春山
駕部及周君子衡杜君衡齋相助爲理諸君於戲劇一道皆研
究甚精菊部各名伶無不虛衷請教駕部謂余曰俞菊生譚鑫
培同是武生而宗派不同何不以一劇令二伶分時演之以觀
其變議定演挑滑車菊生下晚登場演至挑車時再接再厲真
有氣吞醜虜奮不顧身之概夜間鑫培又以此劇登場於登臺
守大纛旗時指畫戰狀驚訝奮怒情形一一畢露眞畫工所不

能到觀者無不拍掌無一人嫌此劇之復演者信能手各有過人處不可以常情測也

譚鑫培久負盛名至有伶界大王之目其自命亦有俯視一切之概至道及程長庚則尊爲大老板奉若神明俯首皈依所謂中心悅而誠服者而其鬚生之劇則獨闢蹊徑別有會心與程毫不相似殆如蜂之釀蜜見蜜而不見花非依傍他人門戶僅學其皮毛毫無心得者可比譬諸名手作文雖根底於大家而自具錘鑪不爲虎賁貌似故能自立宗派名噪一時不似今之宗譚者陳陳相因千人一律名爲譚派其實譚之佳處固未得其毫末也

俞菊生亦張二奎弟子掌春臺班有年雖爲伶官而武勇絕倫確有真本領評劇者謂其與楊月樓同出一門同飾武生而宗

派則異俞於武勇一道茫無所知故於二伶宗派之所以異不敢妄爲品評惟酣戰時步步吃緊咄咄逼人對敵者稍爲遲緩即爲所傷聞人言俞嘗與儕輩爲撲打之戲數十人不能近進其前則演劇之武藝可知矣至其白口則字字探喉而出一字不肯放鬆尙和玉爲其弟子其白口頗與相近光緒甲辰冬十月余在楊文敬公方伯署中觀萬壽戲俞飾賈家樓之唐璧舞刀一場有如萬道金光迴旋上下不可逼視彼時年近七旬矣真好身手也

伶官之有小生崑劇極重之以生旦相配之劇多也亂彈劇著名者不多見往往備數而已間有小生正劇須唱工者如孝感天之共叔段黃鶴樓之周瑜天水關之劉後主則以演青衫者代之以各劇有生旦淨武生各脚色在內不能以小生缺乏俱

廢而不演也至如射戟叫關小顯等劇則幾如廣陵散不可得聞二十年前即如是今則更無論矣初不料小生行中竟有空前絕後如徐小香者徐正名斫字蝶仙蘇州人道光季年來京爲某堂弟子初習崑劇後唱亂彈二者均擅勝場咸豐中京師亂彈日盛遂在戲園演亂彈劇而堂會則多演崑劇以士大夫嗜崑劇者多故常煩其演唱其崑劇亦實在超神入化不能形容萬一也余觀其與長庚同演者崑則水漫斷橋探莊等劇亂彈則黃鶴樓鎮潭州天水關舉鼎掛畫羣英會等劇皆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戲劇之能事備矣

名伶演劇固獨有過人處然亦須相配者一律整齊方無遺憾諺所謂牡丹雖好還須綠葉扶持也即以羣英會一劇而論徐小香之飾周瑜程長庚之飾魯肅可稱雙絕矣而飾諸葛公者

爲盧勝奎飾蔣幹者爲崑丑二閣不知其姓亦未知是此閣字
否飾曹孟德者爲黃潤甫飾黃蓋者爲錢寶峯其他飾蔡瑁張
允甘寧太史慈者無不配搭勻稱無懈可擊余尤愛徐伶於打
蓋一場走場時手拂雉尾搖曳多姿盡態極妍無美不備迄今
四十餘稔矣猶歷歷懸吾心目間也

徐伶監酒令一劇在簾內唱倒板出場後唱正板二簧一大段
喉音既清華朗潤而所唱站立在龍津橋擡頭觀望又只見紫
霧騰雲繞建章看龍樓與鳳閣依然無恙只不見當年的創業
高皇等句悲壯蒼涼英光迸露風流儒雅如聞空際鸞鳳音而
程伶又飾陳平以配之以程之卓然大家與之配演傾倒者至
矣徐伶八大錘一劇是其得心應手之作其車輪戰數場各有
身段鎗花手法絕不相複其妙處真無可形容飾岳忠武者爲

程長庚飾王佐者爲盧勝奎飾烏珠者爲黃潤甫以表表各名伶合演一劇其光采可想至觀畫說平話時之意趣生動接應宋軍時烏珠與陸文龍問答數語尤覺娓娓動人而文龍放爾逃命去罷一句更悽愴欲絕觀者亦不禁淚下泔泔矣

一日同年倪覃園太史邀余及孫春山駕部周君子衡杜君衡齋會飲於福興居並先期約定徐小香共酌徐是日在戲園演孝感天談及其反調各腔殷殷請教於駕部謂如有未協之處務求指示毋隱駕部極贊美之旋背人低語之曰共叔段共字乃平音壤流之助如是而已徐幾欲下拜虛心若此其藝安得不精余詢其身段臺步何登峯造極到如此地位徐謂從前在戲園演某劇回寓後照式裝扮於穿衣鏡前重演一次自爲審察其戲園喝采之處有適當者亦有不無疵類即默識於心他

日重演務爲改正者近十餘年來始覺疵類較少耳余曰有是
哉即老杜所謂得失寸心知也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
能詣極者亦未有心在是事而是事不詣極者子之言藝而進
於道矣戲劇云乎哉徐小香崑劇及南梆子腔如風箏誤遊寺
奇雙會得意緣諸劇無不精妙而又有崑丑楊三崑旦朱蓮芬
閩復喜梅巧齡諸名伶與之相配自然精采動人毫髮無憾蓋
諸伶均有名師傅授而縉紳中之嗜此道者又以所得者相餉
觀摩既久其詣自精不同以亂彈戲入手者得名後始習崑劇
一二齣詡詡然曰崑亂皆爛而自有識者觀之固絲毫不能相
假也何桂山即何九以花面馳譽於菊部垂三十年隸三慶班
其崑劇如山門嫁妹火判固爲有目共賞而尤以亂彈著名其
喉音高朗以花面而唱高調又極堅卓極圓足如撞萬石洪鐘

聽之震耳一日余與友人會飲於泰豐樓值三慶班在廣德樓演戲程長庚與何桂山演龍虎鬪同人議定不到戲園即在泰豐樓平臺上遙聽程上場龍爭虎鬪之引何上場啞啞叱咤之音及兩伶唱工乙字字清晰聽之甚真泰豐樓離廣德樓固不爲遠而市廛屋宇相隔無一字不貫入耳中則兩伶之氣足神完概可想見譽何者謂其響遏行雲屋瓦皆爲之震雖未免過甚其詞亦可謂絕無僅有者矣

武花面以架式擅長者慶四以短衣勝如九龍盃李家店之黃三泰連環套之寶爾墩落馬湖之李沛裝飾如畫奕奕有神尤佳在喉音洪亮白口字字清朗聽者愜心黃潤甫錢寶峯以靠把勝如草橋關取洛陽之馬武爲黃擅長之劇長板坡瓦口關之張飛爲錢擅長之劇兩伶佳劇甚多不能悉數略舉數劇以

概其餘此外以武花面著稱者更紀不勝紀矣

旦角著稱者殆難縷數以當時各堂弟子無不應召侑酒色與藝並重故習青衫與花衫者最多青衫著稱者以喜祿寶雲余紫雲時小福爲最花衫著稱者以松齡長貴梅巧齡楊桂雲爲最至崑旦則以朱蓮芬爲無上神品即許海秋先生玉井山房文集中稱爲蓮郎者是此不過略舉數伶以誌承平時梨園中舞扇歌衫之盛其他以色藝著名如品花寶鑑所稱蕙芳寶珠其人者實繁有徒書不勝書矣吾友孫春山駕部精篆隸收藏古器碑帖極多尤好唱小嗓戲詞喉音清脆出自天然又將各名伶長處採擇而融貫之詞句之蕪雜未愜者刪削而潤色之拍板高歌盡美盡善梨園子弟之演青衫者無不五體投地奉以爲師以青衫著名之張紫仙即所教授者張一日謂駕部曰

某日某處堂會我與時小福之戲排定合演孝感天聞時唱反調八句我只四句未免相形見拙務請有以益我駕部立爲增加四句並授以行腔之法屆期余與駕部均在座時飾共叔段唱完八句頗露自矜之色張亦繼唱八句時驚訝之情溢於眉宇諺謂同行是冤家信然夫爭產者必同父之子爭寵者必同夫之婦爭名者必同官之僚友豈獨伶官也哉

崑丑楊三隸四喜班與四十年前隸濟南高陞班之郭四同由蘇州科班出身同以崑丑著名郭在濟南演戲姑不具論楊之佳劇如盜甲訪鼠其身段之靈活固極出色他如風箏誤之醜女及陳仲子借鞵等劇則神妙直到秋毫巔觀者無不絕倒不知如何揣摩始能臻此境界殆諺所謂天生吃此飯者也

京師梨園丑角戲有所謂抓跟者無論何人何事均可隨時扯

入以助詼諧殆即宋元明平話之遺意京丑劉趕三往往以此博觀者嗚噓甲戌會試題爲君子坦蕩蕩三場畢後某園演連陞三級劉飾店主人詰問王名芳曰諒爾不知闈中命題之意乃指十三旦也坦字右乃旦字蕩蕩各一且字又坦字加土旁爲十一旦加蕩蕩兩旦字則十三旦矣彼時唱秦腔之十三旦豔名正噪故劉以此題抓跟劉旣以此技擅長迨中東之後竟以李文忠公抓跟至激徽人之怒驚懼而死亦太肆無忌憚矣丑有京丑崑丑之分固已又如羣英會之蔣幹烏龍院之張文遠等劇謂爲方巾丑至如霸王莊連環套之飾朱光祖九龍盃之飾楊香武者謂爲開口跳塗徑各別不能稍混從前京丑劉趕三演其本色之劇固屬佳妙余曾觀其偶飾方巾丑則疵類甚多觀者嗤之此乃知執藝者惟專乃精不獨戲劇然也

京丑黃三雄面寬而短且上銳下豐一出場即令人發噱其擅長者如龍鳳配雙沙河嫖院等劇不僅科諢可噱其狀貌尤可噱也又有名跨虎者其詼諧入妙往往在人意中又出人意外蓋於舊本詞句中別有揣摩融會而變化之故能獨步一時迨其後與楊桂雲配戲之羅百歲承其衣鉢名噪梨園者垂數十年此皆京丑之可紀也開口跳之佳者無過麻德子蓋其白口清利字字皆探喉而出其平時與人言與演劇白口無異其最擅長者五人義之周文元慶頂珠之教師尤令人擊節至其開口跳本色諸劇則武功純熟縱跳精能猶其餘事也

喜祿寶雲同以唱青衫著名各有擅長之處喜祿以態度作派勝其所飾之人必體其心思肖其身分而行腔又宛轉抑揚恰到好處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減盡針線跡其妙處殆有難以

形容者當時堂會戲若無喜祿登場同人咸以爲歎故孫丹五先生餘墨偶談載某戲提調歌有小香到提調笑喜祿病提調跳之語其名噪都下可知至寶雲則以行腔勝嗓音既秀雅其行腔悉自出心裁不襲他伶窠臼而他伶所行之腔一經其採擇變化便簇簇生新悠揚可聽余友孫春山駕部恆效之而寶雲亦時請教於駕部兩人常以青出於藍藍出於青互相揄揚互相謙抑蓋駕部爲風雅中人所唱小嗓別有會心而喜祿寶雲之爲青衫巨擘實無可軒輊也

喜祿寶雲年輩略在前繼起者爲時小福余紫雲二伶皆隸四喜班時伶嗓音高朗如風引動簫尤工於作派如汾河灣武家坡教子浣沙計等劇皆其慘淡經營之作蓋專心致志不兼演他項戲劇故也余伶先演花旦劇後演青衫嗓音柔脆玉潤珠

圓其唱工固臻妙境至不專屬青衫之劇如戲鳳之李鳳姐虹霓關之丫環姿態橫生惟妙惟肖惟雙躡弓樣而身材絕不嫌高臺步之精工一時無兩此外以青衫著譽者雖不一其人較時余二伶均不能稱魯衛也余官京師有年所觀名伶佳劇不知凡幾獨老旦一項鮮有超羣出衆者惟三慶老叫天口操鄂音純唱漢調其擅長之探窰斷后辭朝等劇情致纏絲醞醞有味余尤愛其胭脂虎一劇飾李景讓之母白口以鄂音出之字字清晰作派莊嚴極肖賢母力持大體安服衆心情狀可謂老旦中之矯矯者此外各班殊少滿意之選備數而已憶光緒六七年間與友人會飲梅巧齡亦在座謂衆人曰予於老旦之劇極有研究嗣後擬改演老旦諸公以爲何如揆其意彼時年已四旬自覺於曩昔所演花衫諸劇漸不相宜故有此語衆人煩

其於酒筵上連唱鈞金龜六殿數大段調高響逸餘味曲折真有穿雲裂石之概同人謂之曰子若改唱老旦吾等當常觀四喜班之劇想喝采者不亞於觀盤絲洞渡銀河諸劇也惜其不久物故終未獻技於歌臺耳余初觀松齡長貴花旦之劇年均有五旬以外聞松齡先經輟業已歷多年後爲某班主所慫恿並賄以五百金勸其重理舊業不禁技癢遂剃鬚而爲馮婦色雖衰而作派極佳余觀其演翠屏山之潘巧雲飾石秀者爲楊全兩人之辣手狠心兩伶曲爲傳出可稱工力悉敵至長貴擅長之劇爲雙鈴記雙釘記能將淫婦兇悍之情狀體會入微余尤喜其雙釘記之公堂一場面色或白或青隨時變幻不知如何揣摩始臻此境聞兩伶咸豐年間其名已噪非倖致也

楊桂雲爲德春堂弟子本閩姓後爲堂主楊五義子光緒初年

出臺初僅演花旦小戲而其燒靈闖山嫖院各劇已有英華發露與其他出臺弟子不同二三年後即演重頭戲如貪歡報十二紅翠屏山等劇皆出奇制勝精采異常又得京丑羅百歲與之配演更爲相得益彰迨後即不專屬花旦者如梅玉配之少夫人雁門關之蕭后亦俱出色當行無懈可擊由其揣摩純熟經驗有年故也憶二十年前余展覲來京見其子亦演花旦戲居然克紹箕裘譽滿都下蓋其濡染家學者深矣其子名小朶以桂雲字朶仙也

從前京師各戲園每日必有花旦劇以各堂弟子當十餘齡時學成一二劇即登臺試演故賡續不絕然所演者不過黑松林賣餠餽女店闖山各劇聊博觀者一粲而已若雙釘記雙鈴記翠雲庵十二紅翠屏山烏龍院等劇非具大本領者不能出色

當時專精此技者只松齡長貴楊貴雲寥寥數人名噪一時不能數數觀今則所謂花衫尙有所聞專演花旦無人矣

或謂今時無專演花旦者以警察廳於花旦戲劇涉於淫褻者不許扮演之故余謂整飭社會風俗理應禁止但余從前觀名伶松齡等之花旦劇重在作派並無淫褻之處且淫報昭彰狂且知所做懼於社會風俗亦未始無裨自滬上女伶開端演至花旦戲劇醜態百出揣其意殆不惜裸體以博衆歡此真風俗人心之蠹可爲流涕太息者矣有主持風教之責者其加意哉武旦一項鮮著名者以各堂弟子多習青衫花旦惟無嗓音貌又平常者始習之雖技藝嫻熟者不乏其人但無特著之長觀者遂司空見慣不以爲奇有一陣風者貌既可觀身材又嫵娜有致其所獻之技如蜻蜓點水跌宕生姿殆可作掌上舞也武

且之標新領異者余所見只此一人此外僅以趨捷稱者車載斗量無從記憶矣他如五陣風九陣風皆其濫觴也

余官京曹時親友無演劇作壽者惟王貝勒大僚之賜壽者始有演劇稱觴之事而余之鄉會座師均未賜壽故未逢其盛惟坐唱者謂之清音程徐梅各名伶亦應主人之召無自矜身分者余僅預清音壽筵二三次主人一日之費不下百餘金已爲窮泰極侈所費不貲矣而各部充經承者間有召集梨園稱祝者聞所費甚鉅然亦不過二三百金爲止又普送壽柬收集祝儀其數亦足相抵若京朝官則無此豪舉非第無此財力亦懼言路糾劾也

余雖未預演劇壽筵而堂會演劇每歲必預二三十次緣自開印後各科各省各衙門無不演戲團拜各省督撫提鎮兩司來

京其同鄉與所治京官亦以音樽讌會至會試之年各省新舉人到京無不設宴公請坐主一日酒筵戲劇之費共需二三百金之譜或出自公事項或由與宴者公攤一人只出三二金耳而京師各班名伶是日所演之劇已由提調戲事者先期排定屆期兩點鐘後即陸續登場真如道出山陰有應接不暇之勢記某年余與馮聯堂倪覃園兩太史提調戲事以三慶爲班底班主程長庚演兩劇徐小香楊月樓盧勝奎何桂山譚鑫培各伶皆演數劇有分演者有合演者而他班王九齡梅巧玲俞菊生時小福余紫雲輩無不應召而來登場獻技賞心樂事可稱極一時之盛迄今猶夢想不置也

京朝官團拜演戲大率在宣武門外文昌館財神館兩處名曰飯莊若本人請客看戲可先期知會莊主人遇某科某省團拜

於樓上留一席或兩席之地預爲通知以憑具柬邀客酒席即用本館者先期訂定蓋飯莊只圖生意之多而團拜各主人樓下即已敷用僅用一席兩席費得以音樽延客名爲搭桌實爲便宜彼此往還借花獻佛故余得每歲看堂會戲不下二三十次也

從前堂會觀戲坐位極寬綽肆筵設席席只六人坐而觀之心閒體適近歲以來余偶赴堂會壽筵則不勝其苦猶憶錢幹臣先生太夫人壽辰在六月間拜壽後主人堅留觀戲而坐客擁擠不堪幾無立足之地汗流浹背苦不堪言擬即乘間潛歸而僕人又無從尋覓未幾開筵於東院爭坐者噪雜喧譁頗似粥場放粥形狀恩恩飯畢又到戲院覓得一座位挨至夜一鐘各名伶仍未到齊余實不能再待踉蹌而歸又江兢厂先生太夫

人壽余亦前往稱祝是日更形擁擠停演數次謂恐電燈發生危險故暫停演其實意欲閒雜人退出若干或可稍鬆動豈知來者仍源源不斷二次停演時兩兒扶掖余先上歌臺又進後臺始得由後門狼狽而出以冠裳會集之地囂然不靖較鄉村野臺戲尤覺過之真咄咄怪事以此一事觀之十餘年來囂然不靖豈獨堂會戲哉是可慨矣

錢宅演戲日一座客謂余曰劉鴻聲戲原定斬黃袍刻擬改演草橋關此其花面戲之出色者不可不聽余以此劇原唱不過數句且從前聽過何桂山金秀山陳三福各名伶所演不知凡幾故毫不措意嗣某座客又謂余曰劉鴻聲已來惟斬黃袍戲原定三百元改演花面價值須增已議定四百元矣聞知舌撻不下世間怪事何所不有予欲無言矣

邇來看堂會戲之苦已略述其梗概尤苦者酒席之惡劣無以復加幾有枵腹之歎若稱祝者晚飯後始往殊非敬禮之道而日間所演者率皆敷衍庸劣之劇毫無足觀必俟至夜間子丑之間所謂名伶始漸次登場而觀者已疲乏不堪昏昏欲睡若值隆冬其苦更難言喻憶從前堂會戲大率午後開場未申之交即觀佳劇夜間遲至十二鐘即已輟響往觀者無不暢然意滿以今視昔觀劇之勞逸何如乎趙甌北先生詩曰絕頂樓臺人倦後滿場袍笏戲闌時此實無可奈何之境故止戲不宜過遲也

余官京曹時屢提調戲事皆以三慶爲班底都不過用當十錢二千緡之譜略分例給專給普給三項例給約五六百緡所謂戲價是也本班伶人及外召他班伶人或演一劇或演二三劇

每伶多則給百緡或數十緡以次而降最著名之程長庚徐小香逾格給二百緡爲止此項約共用千緡內外所謂專給是也至名伶登場必給彩錢有給一二次遞至六七次每次十緡此項約共六七百緡左右乃本班衆人所分得所謂普給是也本班及外召各伶皆演唱後酌給錢數無先期議價者而是日所演之戲則皆先時擬定有提調自向各伶商定者亦有素不深識託其儕偶轉相要約者當時風俗大略相同故堂會辦法彼此不甚殊異彼時銀價每兩易當十錢十六七緡上下計戲劇一項只用銀百數十兩耳而音容歌舞之盛視今似勝數倍若以用項而論今日豪情勝慨較諸昔年之所用真勺水蹠涔矣程長庚賞有六品頂戴不獨爲三慶班主且爲廟首內務府許其管領各菊部有事則於精忠廟會議聽其裁決各伶有違犯

規律者聽其處罰無敢相抗而程亦以身作則恪守規律衣必服青得頂戴後提調戲事者或以其演劇辛勞贈以上色袍褂料讓之再三而後受冬則只服羊裘不御狐貉之服每日未申之交必到戲園主張戲事余常到後臺觀其扮戲班衆皆敬其所事無一人敢譁噪者前臺則執事人外不許一人舉簾外出秩序釐然有條不紊故梨園中人無不心悅誠服噫戲劇小道如此况國家用人行政而可以私心糅雜其間哉吾疾夫私心蟠結者飾口言秩序而實無一事循秩序者也

程長庚之爲人傾服首在愛惜同人從不自私自利當乙亥丙子之交國有大喪八音遏密內務府以伶人極衆衣食無資不能待至三年之久而戲園不能開演因特許各伶於城外飯莊賣戲名爲說白清唱各班主無力養贍衆人故班夥皆自食其

力獨三慶班一切仍舊改於天和館開演程日到場從無間斷
所得戲資歸諸公用決不私爲己有其尤感人者爲不應外串
一事凡堂會戲召他班伶人演唱者謂之外串程謂我若應外
串之召自謀誠爲得計其如本班衆人何有鉅公令其外串加
以逼迫終不應命鉅公亦無如何蓋其所持者正權勢亦不能
奪也然而此風已古矣

各堂弟子時與士大夫接近其天資敏慧者耳濡目染間有嫻
習文翰之人徐小香善尺牘字體亦韶秀梅巧齡善八分書錢
秋菱書臨董華亭姿媚有致字如其人李豔儂善畫蘭饒有清
氣朱蓮芬之書師法襄陽又參以誠懸體勁挺有姿其擘窠大
字書尤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概吳縣潘文勤公時命其代
筆名噪都下余收有梅伶橫幅錢伶扇面徐伶小柬獨未得倩

朱伶一書屏聯殊爲憾事梅巧齡有一可紀之事部郎某君與之往還頗熟借用其三千金永未歸璧而部郎遽卒身後事皆其鄉人爲之經理此項借款鄉人悉知之僉以梅齒及爲慮設奠日梅來弔奠畢與座客晤咸謂部郎子幼家貧喪葬均無所出借款請緩數年俟其子稍長再行歸結梅即出券謂衆曰吾來專爲此事即時將券於樞前焚之焉此風義視古人之麥舟贈友何多讓焉以伶官而有士君子之行可以厲薄俗矣

程長庚馳譽數十年論者以其籍皖之潛山謂徽有兩人傑蓋指程與合肥李侯相也擬人雖不倫余謂事功與技藝皆有等級高下之殊登峯造極者即爲有數之人物各史於列傳外有方伎一門比物此志也合肥功業彪炳宜享不朽之名程以一技之長譽之者無間人言幾於口角流沫迄今六七十年矣余

幸得聆其雅奏並聞諸顧曲大家謂其亂彈劇已臻極詣逆料
後有作者無能爲役殆可斷言徽有兩人傑之語謂爲詼諧也
可謂爲未嘗無理亦無不可徐小香於其歿時以聯輓之有絕
調竟成廣陵散之語惟能者知能者余深信其非標榜譎言也
凡事宜戒苟且戲劇何獨不然京師從前演劇天水關必先由
蜀後主上場無始自馬遵者捉放必先由曹孟德上場以次而
及陳宮公堂一段無自呂伯奢上場者更無不代宿店者今則
天水關劇幾如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捉放則絕
無自孟德上者偶演宿店必標明准代宿店字樣一似格外求
好以鑿觀者之意風氣如此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苟且如此戲
劇之江河日下更何待言况體國經野之要而可以苟且出之
也哉

梅巧齡佳劇如雁門關盤絲洞渡銀河等劇最爲出色雁門關飾蕭后體貌既豐腴又御旗婦冠服口操蘇音清脆無比盤絲洞飾蛛精率衆裸上身沐浴於河老杜麗人行所謂肥理細膩骨肉勻者庶幾近之渡銀河飾楊太真豔麗而肥恰稱環肥之目加以喉音清亮圓轉自如故梅演此數劇主家輒以誇豪舉鄙見殊不謂然

作壽演劇乃今日常有之事而來賓中竟有與主家素無往還並未與主家送禮而亦貿貿然入座觀劇如京諺謂看襯戲者甚至婦女亦從而效尤恬不爲怪近數十年來婦女競言開通以素不相識之家連袂而往觀劇以云開通誠開通矣若謂不乖乎禮法恐未必然夫無論何等國家婦女可不循禮法乎哉從前京師各戲園有先期於街衢黏貼某日所演之戲亦有不

標戲目而以各樣新戲賅之者但既經標明戲目除雨雪停演外從無不開演者今則於所報之戲臨時忽然輟演者常常有之記某年某戲園演梅玉配分兩日演唱余第一日往觀次日復往則門首寂然竟已輟演詢其故則天津督軍署用電話令全班赴津演壽戲其實所謂督軍者彼時固在京也不禁喟然曰京師稱首善譬衆星之拱北辰前朝將帥威勢之大至年大將軍止矣似無如此權利今戲園中臨時輟演之事時有所聞緣因固非一端不能示人以信一自鼎革以來事事效法外人外人最重信字而今偏不效之可慨也矣

李贊皇言曰佳文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誠爲名論余謂文固如是名伶演戲何獨不然昔年觀程長庚王九齡徐小香諸伶之戲遇其演擅長舊劇均如發矍新試如遊名山如

啖嘉果今日觀之明日仍思觀之從無厭棄之心今則每演新排之戲未嘗不轟動一時後如重演觀者往往索然意盡蓋演時以作工身段臺步作派爲主徒求粧點之鮮明無當也前某堂弟子飾刀馬旦之陳桐仙所演竹林計殺四門等劇對槍時有所謂一百八槍者迴旋上下令觀者目眩神搖可謂盡舞槍之能事陳又善彈琵琶猶記吾弟子蔚君彈琴陳以琵琶和之所彈歸去來辭長門怨等曲悉以琵琶音韻補其空缺宛轉抑揚娓娓可聽此四十年前事也鼎革後余來京師猶數數見之已頽然一老翁久不爲馮婦矣憶曾倩其撫胡琴彈琵琶數曲前塵影事棖觸於懷劉夢得贈何戡詩云三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予亦同茲

感愴也

亂彈戲詞句粗俗不比崑劇之雅然亦詞意明白上下句意思尤須聯貫不得圖省力氣妄爲刪減程長庚掌三慶班時青衫某伶唱祭江於反調減去數句大遭其呵斥此亦其班規嚴肅之一端余謂犯此病者花面尤多曾見一黑淨於所唱二簧一段將上下句互相刪減致語氣毫不相屬唱工雖可取觀者意興索然矣

前四喜班有兩長劇一雁門關一五彩輿皆以八日分演引人入勝雁門關演遼宋交戰終於行城大率本小說之楊家將而成此劇本班名伶無不獻技咸謂非四喜班不能演此劇梅巧齡飾蕭后王九齡飾楊延輝已足涵蓋一切而時小福余紫雲張紫仙飾三公主尙有飾延輝原配及所謂八姐九妹者又有各堂弟子分飾所謂阿哥格格者此劇佔旦角太多無不競勝

博觀者歡以各堂多隸屬於四喜故也五彩與一劇演明嘉靖時嚴嵩父子專政及其黨鄔懋卿巡淮浙鹽務攜其妾乘五彩輿到處滋擾故事此事明史亦載之聞此劇爲道光朝嚴問樵大令保庸所編戲園屢演此劇觀者無不鑿心各伶釀金公讌大令以酬其勞與康熙年間京師聚和班伶人以長生殿一劇公讌洪昉思太學情事相同余屢觀此劇最喜王九齡之飾海剛峯余紫雲之飾鄔妾一則不畏強禦風骨嶙峋一則姿媚橫生唱工圓潤可謂毫髮無遺憾矣

觀劇者如入五都之市有一物之不備即不足鑿往觀者之心從前各園演劇生旦淨末丑以次獻技各有其正者亦各有其副者否則不得名爲班也至余所述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徐小香各名伶當時亦不多見而稍次之人才接踵繼起故戲劇

一道知名者不絕歷久常新今則一日所演之劇專飾小生者幾無其人佳者更不可得他如青衫黑淨鬚生唱工之劇亦時有時無後起人才惟以花衫著稱者尙有所聞餘則無聞者遷流所極伊于胡底即以戲劇一事觀之不能無人才升降之感前各班司胡琴者爲本班執事人按次輪流執事無私屬諸一人者所謂班規也惟四喜唱青衫之時小福余紫雲以行腔較多每津貼司琴之李四以和其腔每齣不過當十錢數緡而已今則名伶演劇必有司琴之人甚至兩伶合演一劇而調門不同兩司琴者以按其調門以合之此亦從前絕無其事整齊劃一謂何曷怪自爲風氣者之比比皆是也

京師三大班爲三慶春臺四喜皆注籍於內務府輪流在大柵欄演劇此外各班悉以小班目之只在肉市鮮魚口及崇文門

外演唱界限極嚴不能隕越三大班既鼎峙而立生旦淨丑各角色皆工力悉敵不能優劣懸殊即以武生一項而論三慶有譚鑫培春臺有俞菊生如驂之靳無復加矣而四喜武生爲楊全其出色之劇如英雄義之史文恭泗州城之孫悟空八蜡廟之褚標力健氣充英光迸露實可謂武生之矯矯者使四喜無其一人即不能與三慶春臺齊驅並駕此外各脚色可類推矣余友王君鏡泉一日具柬邀在正乙祠觀堂會戲王君在銀號經商蓋其同業於是日演劇酬神也午後一點鐘開演不帶燈戲程長庚演昭關徐小香演射戟盧勝奎演空城計何桂山演五臺會兄黃潤甫演取洛陽春蘭演祭江末齣武戲爲五人義麻得子飾周文元本班名伶以次登場真有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應接不暇景象程嘗謂應人之召將戲排定無論班主班衆

均當出場而一日所費戲價只當十錢六七百緡耳承平之世如此盛會需欸不過爾爾則當時公事私事之一切舒寬概可想見何其幸也

公德公益今人之口頭禪也乃合觀今日之人心往往與公字相反即以戲園而論從前入園者安靖無譁得以靜心觀劇今則各項賣食物者送手巾者送報紙者紛至沓來周而復始喧闐嘈雜竟有揮之不去之勢方今時局艱危小民謀食不易若輩圖蠅頭微利以贍身家悲憫之不暇何忍加以苛責惟三十年前戲園中未嘗無賣食物者而決無目下之紛擾情狀殆由人心不古知有己不知有人之故余謂當路者果能以身作則事事開誠布公不存自私自利之見轉移風俗之道其在斯乎從前戲價各園一致今則不然此園之價與彼園異今日之價

與明日又異恫恍離奇莫可究詰觀劇本寄興消閒之事戲價參差何關輕重可異者付價之外必索酒贖不饜其欲不止甚至於觀聽適宜之座位並未賣出司座者南方謂爲案目謬謂已爲人佔定深悉其中竅要者輒謂非運動不爲功至有賄以多贖其數浮於戲價者今時之政客貴人豈惜此區區之費而不知其遂釀爲風氣也噫運動之說即承平時士大夫納賄行賕之事偶有踏之者即爲終身之玷近二十年來不特社會有此說即巍然大官亦昌言不以爲怪賄賂公行幾如一邱之貉可盛概哉

京師爲冠裳薈萃之地凡事屬觀瞻者皆以京師之品評爲準即以亂彈戲劇而論班曰徽班調曰漢調而伶人唯工作派臺步身段必經久住京師於戲劇極有研究者之評論而伶人之

身分始定猶之演崑曲者須經蘇人嗜此者細加推敲果其無疵始爲無疵也二十年前上海伶人有邀無識者之賞鑒名噪滬上者而深悉戲劇三昧者觀之率嗤爲外江派以其多不循戲劇繩墨也邇來京伶之偃蹇者多赴上海演唱數月倖獲過情之譽即回京侈然自詡爲名伶而觀者亦相率和之甚至外江派伶人亦有來京浪得名者十餘年來政治風俗人心無所不變豈觀劇之心理亦因之而變乎窮則變變則通理固如是余謂愈趨愈下者致今世間無是非終不得謂之善變也

余此編專述從前戲劇人才並歌場之盛皆壯歲時數年所經歷者今則時異境遷既不常常觀劇梨園人才知之未審故無所毀亦無所譽蓋譽則涉標榜之嫌毀則慮爲人所忌致起筆墨之爭猶記八九年前報紙登載某伶之劇有譽之者有毀之

者互相左右袒議論紛如喧囂十餘日始已余有鑒於此無所
品評職是故也昔梁昭明太子文選以何遜生存不選其詩余
亦準此例耳至孫菊仙與以秦腔著名之十三旦四十年前即
以譽滿都下余觀其劇殆難數計亦不加論列既屬生存即不
在品評之例故並付闕如又今負盛名之楊小樓曾論及之乃
因其父長板坡一劇爲空前軼後之作不第當時無與抗手者
逆料後有作者亦斷斷不能企及故略爲比較非意有謂慊也
且以孫吳名將陸抗相喻亦可謂名父之子矣敢不絕於余懷
訴流風而獨寫豈獨爲梨園之舊話已哉

梨園軼聞

宛平許九埜著

東莞張次溪校錄

京班最重老生向以老生爲臺柱道咸間分三派一奎派即張二奎實大聲宏專工袍帶王帽戲如打金枝探母滎陽之類一余派即余三勝紫雲之父叔岩之祖蒼涼悲壯專工桑園寄子碰碑之類一程派即程長庚清剛雋上力爭上游專工魚腸劍捉放昭關之類其餘後起諸伶大約均不出此三派以外

京劇本係崑曲自變爲亂彈後

即二黃

胡琴亦隨之興起咸同間

猶有用雙笛者清圓瀏亮非噪音圓足者不能按腔合拍絲絲入扣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也今雖二黃盛行而油腔滑調非復盛世元音矣

老伶工未有不習崑曲者如長庚之釵釧大審小湘之游園驚

夢前後親譚鑫培之別母亂箭何九

桂山即何

之嫁妹山門未易更

僕數即後來之陳德林錢金福諸伶皆係科班出身於文武崑亂無不熟習內行中謂必先學崑曲後習二黃自然字正腔圓板槽結實無荒腔走板之弊亦如習字家之先學篆隸再習真草方得門徑也

京戲重科班如科舉時之重正途然唱小旦者謂之司坊品格最次凡戲場中之謝賞及抱牙笏請點戲諸事皆以旦角爲之以其可以陪酒侍座也司坊中習老生者絕少後亦漸漸有之惟後臺衣箱不能亂坐旦角有旦角衣箱獨丑角可隨意起坐規矩森嚴老伶工悉遵守之

外行謂之洋盤

是此二字不可知

凡由票友下海者謂之賣了必先拜

老伶爲師方不爲行中人所歧視

從前票友最尊貴大半皆文墨中人凡喜慶宴會主人必具衣冠備酒筵延之上座無敢輕慢然後登場唱罷後必犒賞文場前後臺所謂耗財買臉亦一時風尚也

叫天即譚金福號鑫培三慶科班出身其父老叫天在三慶爲掃邊角好養畫眉百齡各種小鳥故有叫天之目迨鑫培初露頭角名譽漸起人遂以小叫天呼之幼即聰敏於文武崑亂無所不能自倒蒼後專演武劇如八蜡廟盜魂鈴武當山凡武生戲皆能之又能唱武老生戲如定軍山戰太平慶頂珠諸劇堪稱絕技聞其幼年曾唱野臺戲背上生瘡仍捧鏢子有老年人曾見其仰臥臺上足見當年教師之嚴而名角亦非磨鍊不成得享盛名誠非易易

叫天隸三慶最久自月樓由滬返京亦隸三慶兩人並駕齊驅

幾不相下惟月樓體魄雄偉聲音宏亮最重池心

從前戲園正
面皆長桌五

行八作人
咸集於此

叫天未免相形見絀一怒而赴上海而演武劇又失

敗乃專演老生戲時海上人材缺乏叫天嗓音流麗氣韻悠揚
遂獨出冠時爲顧曲家所贊賞且能戲獨多兼張余程三派之
長一時無兩惟其底氣稍嫌微弱究非黃鐘大呂之音故如袍
帶戲不多演而演捉放不帶公堂演烏盆計必帶宿店則又善
用其長善藏其短也

汪大頭名桂芬咸同間名武生汪年保之子也幼學徒於春茂
堂習老生兼老旦身短貌陋人皆以大頭鬼呼之同堂五人皆
以桂字排貌皆不揚故有春茂五鬼之目大頭滿師後藝既不
佳嗓音又劣遂改習文場詎胡琴入手後指法玲瓏彈丸脫手
竟駕乎樊三李四之上

樊三爲三慶琴師
李四爲四喜琴師

迨樊三物故大頭遂

一躍而隨侍長庚左右相習既久於長庚之聲音笑貌舉止動
作無一不爛熟胸中得其神似後嗓音復活且更清越登場一
試羣衆皆驚時長庚已故嗣響無人大頭遂執歌場牛耳乃由
北京而上海而遍歷諸埠名盛一時與孫菊仙齊名殆又過之
時有汪孫派之目大頭中氣充足嗓音高亢發于丹田京師有
矮老婆
高聲之諺人
多以此諷之惟其沉着處頗嫌重濁蓋習聞長庚晚年之作非
復中年之清雋耳

王九齡丰神秀雅局度安詳在稠人廣衆中與文人墨客並立
直不知其爲梨園中人嗓音圓湛深厚爲他伶所不及後台謂
之鐵嗓

子初習崑旦無赫赫名年二十後改習老生唱開場戲如山海

關之類調高響逸彩聲雷動名滿京師最擅長之劇爲除三害
罵王朗烏盆計等戲惜其神情略嫌板重於離合悲歡未能形

容盡致又適與長庚同時未免聲價略減英雄時會殆亦天寶爲之歟

楊月樓

即小樓之父

外號楊猴子在滬上以演猴子戲得名本係張

二奎弟子像貌魁梧聲音宏亮而嫌稍左自肇事旋京後隸三

慶部初尙有海派

內行謂之外江派

後爲長庚諸老伶所陶冶遂亦斂

才就範頗合繩尺文武兼全能戲不少時三慶初排三國志月樓演長板坡飾趙雲精神飽滿唱做均佳後長庚老去月樓接演魯肅安詳沉靜頗能傳長庚衣鉢惜其享年不永未克久負盛名亦少年斲喪太過之故惜哉

梅胖子名巧玲字慧仙揚州人

即蘭芳之祖

其師爲羅巧福

百歲之父唱青

衣與二奎重整四喜者

其岳父爲陳金爵

嘯雲之祖

巧玲豐頤玉貌態度端凝

能戲爲贈劍閨房樂打棋盤梅玉配五彩輿諸劇富貴風流居

然大家風範且氣息安雅擅長隸書尤爲士大夫所欣賞

徐小湘字蝶仙蘇州人以唱崑生得名兼善亂彈與長庚同時演三國戲如羣英會取南郡飾周瑜丰神俊逸氣韻高華可謂空前絕後無上上品昔王小鐵著鞠部羣英有小湘贊云錦城絃管漢官威儀足以覘其梗概矣與小珍小沅即朱素雲之父唱武旦同爲吟秀堂弟子有吟秀三小之稱後王桂官陸小芬朱素雲續演小生戲極力追摹不過略具形似耳

陳德林小名石頭字瘦雲在三慶坐科習青衫能戲甚多嗓音圓潤神氣安詳雖不及紫雲之清脆小福之沉着然同時同科已無出其右者後年歲愈老韻調愈高竟稱絕唱殆亦天授非人力也然而善自調攝德林無各種嗜好似亦非盡天賦也

俞毛包即俞菊生字潤仙振廷之父爲張二奎弟子與月樓同門幼

習武且以身材過高改習武生工架老練神采飛揚演鐵龍山挑華車諸劇儼然有大將風度惟其性情暴躁同場諸伶偶有過失必詬訾不已且或以手中刀杖擊之同行謂之毛包以此然其用功之勤奮亦有不可及者如金錢豹之飛叉每日戲散歸寓必時時習之無或間斷宜同人之不敢藐視也

何九即何桂山爲淨角之特出者嗓音洪亮氣韻沉雄同時如劉鳴九郎德山輩均不能與之抗衡其拿手傑作爲嫁妹山門凡淨角唱工戲無所不能後雖劉永春金秀山亦顯名當時然氣派之正大崑亂之兼長爲桂山所獨步同時隸三慶部者又有陳三福者嗓音圓朗真正銅錘花臉只以做工板重遂不爲臺下所稱許也

慶四錢寶豐皆二花面之著名者先隸春臺部與毛包同演混

元盒惡虎村鬧昆陽諸劇慶四專工惡霸八大拿戲後繼慶四而起者有黃三即黃潤甫以演曹操戲著名每演長板坡必以寶豐飾桓侯一文一武神情逼肖可稱雙絕

盧臺子即盧勝奎聞係文士出身頗研筆墨嗓音沉着似啞而實亮爲余三勝嫡派隸三慶部爲長庚配角凡三慶本戲如三國志取南郡皆其親排極有邱壑非如後來之新劇家首尾不相顧也

劉趕三爲名丑角與劉五三雄楊三先後馳名惟趕三嬉笑怒罵迥不猶人後有羅百歲者口角靈便干淨異常從無穢褻之詞形諸齒頰前後臺皆重之然醜婆子戲如探親家普球山浣花溪諸劇終讓趕三首屈一指也

青衣戲以反調爲最難祭江祭塔尤爲重頭同光間紫雲每一

登場四座寂然無聲惟臺上胡琴聲鼓板聲與歌聲相應答如
聞九天鶴唳鳳管鸞笙令人飄飄欲仙誠所謂此曲祇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者是廻首五十年來此調已成廣陵散矣
聞之陳德林云青衣學戲二黃先學教子西皮先學蘆花河能
此二齣則輕重疾徐抑揚高下得其大半其餘各戲不難迎刃
而解

二進宮最難須生旦淨三角合手調門高下相同方能湊拍此
戲以王九齡爲最佳配以時小福劉鳴九亦一時佳劇也昔年
舊歷新春各部院各省同鄉同年團拜必演劇助觴均係徽班

二黃
崑曲

從無演秦腔者

即
榭
子

自老十三旦

即
侯
山

到京後驚才絕艷

焜耀一時堂會遂有秦腔加入

時
同
治
末
光
緒
初
年

以新安驛珍珠衫最

著名後想九霄繼起竟有二黃秦腔合演者亦潮流所趨也

春茂景蘇英秀三家均在李鐵拐斜街外廊營之間相距不過數武而一時汪譚梅三大藝員皆產生其中地靈人傑歟人傑地靈歟殆亦天地靈秀之氣與間氣相合而生歟異矣

余家居京師與梨園最爲接近少時課餘之暇輒往觀劇見聞既久濡染亦深於此中奧竅頗窺門徑自離都門此事遂隔今偶憶及爰筆錄之以資談助同好諸公茶餘飯罷以之爲掃愁帚也可即以之爲覆瓿書也亦無不可

壬申孟春宛平七十二叟許九埜識于濟南之習勤齋

梨園軼聞終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雙肇樓校刊